

文木山房集 (清)吴敬梓撰

卷一赋

拟献朝会赋并序 正声感人赋 继明照四方赋 移家赋并序

卷二诗一

观海 西墅草堂歌 雨 遗园四首 杂诗 初夏村居罗锦宣携樽过访赋谢 病夜见新月 小桥旅夜 风雨渡扬子江 残春僧舍 笙 琵琶 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 杨柳曲送别沈五遂初 寄怀章裕宗二首 寄李啸村四首 伤周羽士 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 春兴八首 古意 冶城春望 过金舅氏五柳园旧居 永庆寺 过丛霄道院 滁州旅思 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四首 秋病四首 石城晚泊 渡江 望真州 访杨东木敷五 不寐 将往平山堂风雪不果二首 月 赋得秘殿崔嵬拂彩霓 赋得云近蓬莱常五色 赋得敦俗劝农桑 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 寒夜坐月示草衣二首 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 丙辰除夕述怀 元夕雪 题史鐵力竹牕夜坐图二首 挽王宓草沈五自中都来白下旋复别去怅然有作 全椒道上口占六首 闲情四首

卷三诗二

赠李俶南二十四韵 酬青然兄 贫女行二首 伤李秀才并序 美女篇 二月三日舟发通济河同李遽门作 夕阳 钱图南斋中夜坐 左伯桃墓 投金濂 郇村同司徒左文赵寿民司徒孔文司徒际周话旧 石臼湖吊邢孟贞 神弦曲并序 月夜怀姚文洁黄仑发村舍雀二首 酬李遽门 秣陵关 赠黄仑发二十韵 病中忆儿烺 初夏惠隐寺花屿山房食笋分韵得竿字 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 送别曹明湖 赠杨督府江亭 真州客舍 雨夜杨江亭斋中看菊 雨 方靖民杨巨源携樽过余寓斋小饮 赠真州僧宏明 岁暮返金陵留别江宾谷二首 天台红藤杖歌为姚文洁作 伯兄自山中来夜话山居之胜因忆去秋省兄未及十日而别诗以志感得二十韵 陈仲怡刺史留饮寓斋看灯屏同李遽门作 赠家广文蒙泉先生 哭舅氏 题白沙翠竹江村[见山楼 香叶山堂 东溪白云亭 芙蓉泚 耕烟阁 因是庵 众响斋 仙壶 寸草亭] 挽外舅叶草牕翁 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 晓发姑孰道中 慈姥山 赠洪别驾月航 腊月将之宣城留别遽门 江上曲 仙人矶晚眺 雪后过采石矶 白紵山 曹跃舟留宿南轩 入琵琶峡除夕宁国旅店忆儿烺

卷四词

金缕曲 满江红 又 念奴娇 蹋莎行 虞美人 减字木兰花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贺新凉 惜红衣 解语花 买陂塘 又 洞仙歌 沁园春 千秋岁 金缕曲 疏帘淡月 月底修箫谱 满江红 琐窗寒 乳燕飞 喝火令 如此江山 蹋莎行 小重山 燕山亭 惜黄花 青玉案 庆清朝 百字令 桂枝香 虞美人 减字木兰花 西子妆 高阳台 踏莎行 水龙吟 惜秋华 水龙吟 内家娇

文木山房集外诗文三十三篇

石臞诗集序 玉巢诗草序 玉剑缘传奇序 尚书私学序 修洁堂集略序 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 老伶行赠七十八叟王宁仲 江上阻风同王蔗田李蘧门作 西湖归舟有感 金陵景物图诗[冶城 杏花村 燕子矶 谢公墩 凤凰台 莫愁湖 凭虚阁 青溪雨花台 琉璃塔 灵谷寺 桃叶渡 天印山 观音山 幕府山 乌衣巷 东山 鸡笼山 太平堤 长桥 三宿岩 龙江关 钟山] 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

文木山房诗说

孔子删诗 四始六义之说 风雅分正变 后妃 钟鼓亦房中之乐 卷耳 画工图雷 桃夭 汉神 父母孔迺 采芣 申女 群妃御见 马鹿 驹囿 七子之母 简兮 翟芾 降王 为国风 鸡鸣 鸡鸣与丰皆齐诗 子矜 野有蔓草 魏风 角枕锦衾 驷驎 秦人不用周礼 秦之士贱 污泽 豳 东山之四章 四牡采薇出车杕杜 伐木 菁菁者莪 生刍壹束 社 辟雍泮宫 阳厌 彼童而角 魑 时迈 大王剪商 玄鸟

附录

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顾云盍山志·吴敬梓传

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吴敬梓小传

李斗扬州画航录(节录)

胡适吴敬梓传 吴敬梓年谱 重印文木山房集序

唐时琳文木山房集序

吴湘皋文木山房集序

程廷祚文木山房集序

方嶠文木山房集序

黄河文木山房集序

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

沈宗淳文木山房集词序

沈大成全椒吴征君诗集序

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

赋一

拟献朝会赋[并序]

臣闻舜受终于文祖，辑瑞者群后；禹大会于涂山，执玉者万国。周礼太宰，象阙悬宪章之新；汉殿未央，著作历承明之选。讲礼述职，龙楼鹤禁之中；考绩献功，金戺玉阶之下。凡以正班爵之义，训上下之则也。

皇上握纪开阶，御符当璧，聪明智勇，商后之珠庭；敦敏狗齐，神农之玉理。仰观天而俯察地，栗栗孜孜；就如日而望如云，巍巍荡荡。林林兆姓，咸歌帝德之化神；济济臣工，喜覩天颜之咫尺。平章百姓，表正万邦。六相五臣，都

俞吁咈；四门三宅，亮采畴咨。长治久安，犹虚座而侧席；既富方谷，仍省赋而蠲租。尧鼓舜旌，尽彷徨于寤寐；周韜夏磬，愈懋勉而焦劳。明试以功，襄赞不愆于图事；从欲以治，拜颺罔愧于质诚。重译来朝，听欢声之雷动；介主入觐，联班序以云名。

臣早披绵蕞，未列簪绅，欣逢喜起之年，时雍于变；幸值明良之运，乃庚载歌。其辞曰：

月在孟陬，岁次柔兆，皇帝方昭受命之符，登圣人之宝，命典仪以领赞，征诸生而搜讨。瑞烟笼鸂吻之光，旭日丽龙尾之道。朱宫则蔼蔼以逶迤，丹地则耿耿而窈窕。万户曦多，重檐雾少，玉花停夜，金壶送晓。殷殷戴旒，映宫草之霏微；细细炉烟，驻游丝之缭绕。凜昊天之明旦兮，较鹓班而尤肃；问夜色之未央兮，比鸡人而更早。鱼钥欲启兮，啾啾鸾声；凤辇将驾兮，晰晰庭燎。

维时沙堤堂老，金铉银青，鸣珂列炬，争看火城。禁花宫漏，澹月疏星，上林莺啭，晓陌鸡鸣。法度重，尊卑明，扬旌旆，盛簪缨。冠盖兮赫奕，章服兮锦荣。金阙晓钟，警侍臣之待漏；玉阶仙仗，许学士之登瀛。绀练辉兮霞采，霜戟照兮春晴，羽旄飞兮驰道，翠华停兮璇扃。衣冠香惹，剑佩花迎。整齐以正八表兮，共听传跽之肃；遏密方在四海兮，不闻大乐之声。

于是开闾阖之门，坐太极之殿，尽列龙旗，才分雉扇。日色方临，香烟徐转。玉佩鸣兮声锵，金蝉耀兮目眩，翠烟扬兮高旌，淑景辉兮雕辇。才稀昼漏，久与宰执以相亲；有喜天颜，不使近臣之习见。银烛光添，玉珂采绚。端拱而无为兮，爱育黎民；过化而存神兮，裁成赤县。宫殿兮风微，阶陛兮露泫，绋几兮式凭，束帛兮既荐。

尔乃百揆使宅，五教敬敷，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草木鸟兽，畴作朕虞；惟寅惟清，秩宗共图；直温宽栗，典乐是娱。天子曰咨，群臣曰都，心腹兮耳目，左右兮与俱。山龙华虫兮观垂裳之象，宗彝藻火兮用作服之需。五采五色兮彰于百辟，六律五声兮振于九衢。翼为明听，臣邻奔趋，光天之下，至于海隅。则有王萑将荣，宫槐常守，祥拥帝梧，瑞笼尧柳。玉盘仙掌，金茎天酒，梁高燕雀，旗翻蚺虺。嵩呼兮匝地，拜舞兮稽首。捧丝纶兮，千堆珠玉之辉；锵环佩兮，一部笙箫之奏。受天之祐兮，惟其有章；何福不除兮，俾尔单厚。

猗欤休哉！元首明，股肱良，庶绩熙，庶事康。虞宾光于列位，呼韩厕于班行。百寮济济，万国皇皇，内自畿甸，外被要荒。司仪之职无替，胥人之列有章。若川流之归海，犹湛露之晞阳。惟日征而月迈兮，一人有庆；祝卜年而卜世兮，万寿无疆。

正声感人赋[以清明广大五色成文为韵，抚院取博学鸿词试帖]

天子省风，圣人御宇，既攸叙兮九功，复孔修兮六府，择吉日而合乐，乃伶伦

之俱举。云门太簇，咸池大吕，太濩太韶，大夏大武。飭归出滞兮，用半用全；崇德象功兮，登三咸五。

维时奏龙虞，吹凤笙，鸾箫咽，鼙鼓鸣。蒙眊入奏，司乐载庚，分判节度，实大声宏。晨露承云，灿龙楼之日丽；朱弦疏越，映凤阁之花明。

溯休和于中天，纪克谐于虞代，兽舞凤仪，皋庚禹拜。维我皇之至德，迈前圣而尤最。舞籥歌钟兮奏以九成，伐鼓拊金兮宣于两大。

佳气兮郁纷，响遏兮行云。云和灵应，琅璈奇芬。干羽修两阶之舞，戈鋌靖万里之军。既从五降之节，遂成五色之文。

斯时也，大地昭融，芳晨昼朗，昭德表功，合乐亲往。洞心骇目兮，律吕清音；虚已竦神兮，笙竽逸响。递奏岂二八，繁弦非一两，轻尘已飞散，游鱼亦翻荡。将调露以致和，比钧天而更广。

尔乃八音繁会，九变希声。播德留兮睿赏，通灵协兮群情。和阴阳兮五音六律，顺天地兮六莹五茎。维畅中而动外，斯激浊而扬清。

于是太和之气，出而相值，贞臣思奋，贤士益飭，为国之良，为邦之直。正直兮平康，刚克兮柔克，休明兮鼓吹，鸿猷兮润色。

猗欤感人，厥惟正声。协五事，丽五行，宣九德，布八纭。用之邦国，格于神明。以雅以南兮，与七政而并用；享亲享帝兮，共五礼以俱呈。无增悲而导欲，乃情至而文生。爰拜手而稽首，祝久道而化成。

继明照四方赋[学院取博学鸿词试帖]

两仪垂象，二曜著形。羲轮随转，望舒靡停。丽天出地，水气金精。纤阿既洁，阳德方亨。弭节于旻谷兮，运浑仪而转毂；照槛于樽桑兮，应圣主之神明。维时出震继离，膺图御世。炎昊牺轩，云师火帝。仰观俯察兮，合璧重轮；齐政窥玗兮，悬车顿轡。鳧飞骐步兮，既倍显其晶华；顾兔蟾蜍兮，亦尤呈其光丽。

惟睿作圣，惟德参天，阴阖阳辟，动直静专。感而后应兮，采移华耀；言而后行兮，光照珠连。成器致用兮，不遗乎寸晷；容民畜众兮，克肖于张弦。

九德既备，四时咸宜，三纲攸综，万物恬熙。穷神知化兮，共耀灵而并丽；体信达顺兮，与朱明而同规。

遂乃远及山陬，遥通海峤，参赞两大，整齐八表。东渐西被兮，无非翹首之歌；朔易南讹兮，大有含哺之貌。洵俊德之克明，乃无微之弗照。

至于师师鹭序，肃肃鹓行，常依覆帔，得覲焜煌，若葵心之向燠，犹湛露之晞阳。他如雕颜卉服，侯甸要荒，俱承煦育，胥受容光。寥远月氏之国，迢遥日出之乡，皆因风而受吏，尽重译而来王。信太平之有象，正化日之舒长。惟照临于九宇，以表正于万方。

移家赋[并序]

粤以癸丑之年，建寅之月，农祥晨正，女夷鼓歌。余乃身辞乡关，奔驰道路。晏婴爽垲，先君所置，烧杵掘金，任其易主。百里驾此艤艇，一日达于白下。土云信美，客终畏人。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杨朱之泣岐路，悲其南北。昔陆士衡之入洛，卫叔宝之过江，俱以国常，非由得已。梓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生值承平之世，本无播迁之忧，乃以郁伊既久，薪纆成疾，梟将东徙，浑未解于更鸣；鸟巢南枝，将竟托于恋燠。烟寒土锉，仲蔚之居尽蓬蒿；月冷绳床，陈平之门惟敝席。心妍面丑，力薄才绵，紫萱岂疗愁之花，丹棘非忘忧之草。饥者歌食，劳者歌事，颿缕惧荒耗之讥，饨悒尽侘傺之况。叹老嗟卑，思来述往。御炉宫锦，旧事销沈；葛帔西华，故交零落。汜腾财散，聊自适于琴书；贾岛诗穷，复何心于薪米？相如涤器，炉边有娉婷之女；景略鬻畚，山中遇蹒跚之翁。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乌衣巷口，燕子飘零；白板桥边，渔舟欵乃。苔殷蛰紫，凄凉何代江山；断碣缭垣，寂历前朝陵树。帘开昼永，雀作嘉宾；户冷宵澄，鱼为门钥。具崔洪之癖，不言货财；读潘尼之诗，易遗尺璧。遂乃笙簧六艺，渔猎百家，有若之恶卧，焯之以掌；苏子之屈首，刺之于股。坐萧藻之床，书帙蠹希；映孙康之雪，炉香鸭困。林宗不改其乐，痾僂用志不分。竟同元豹，任终隐以无伤；转惭螾蚘，能负财以至死。虽无扬意之荐，达之天子，桓谭之赏，传于后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蛟入仲舒之怀，凤吐子云之口，染翰列元中之名，别馆著紫方之号，金陵玉海，连城足比；秃友退锋，成功可期。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独文梓焉。追为此赋，歌以永言，悲切怨愤，涕洟流沫。左思之赋覆酱瓿，亶其然乎？李贺之诗投溷中，是吾忧也。

我之宗周贵裔，久发轫于东浙[按族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有明靖难，用宣力于南都[远祖以永乐时从龙]。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迨转弟而让袭，历数叶而迁居[始祖讳转弟公，自六合迁全椒]。值前代之中天，正太和之宇宙，隶淮南为编氓，勤西畴以耕耨。陨荣露而脂凝，合萧云而车覆。春亩青连，芳郊绿绣，鸛唳而揜揜挥，蟀吟而轧轧织就。舣舟于蔡姥湖边，扶杖于丁姑祠右[蔡姥湖见全椒志，丁姑祠见搜神记]。爰负耒而横经，治青囊而业医，鬼臾区以为友，僦贷季以为师，翻玉版之精切，研金匱之奥奇。德则协于仁恕，知则达于神示。聪明理达，淳良廉洁，道遗金而不拾，墙有桃而诂折[先世还金事，至今乡里皆称之]。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

信作善之必昌，乃诞降于高祖。自束发而能文，及胜衣而稽古。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梦丹篆而能吞，假采毫而不与，清丽芊绵，疏越朱弦，风行水上，繁星丽天。初奋发于制举，仍追逐于前贤，仲舒无窥园之日，公美无出

墅之年。遭息翮而垂翅，遽点额而屯蹇。夜珠之光按剑，泣玉之泪如泉。暖风晴日，张乐花前。望龙门而不见，烧虎尸而茫然。席帽随身，番毡盖骨，躬耕而田病硇确，转徙而财难薛越。贫居有等身之书，干时无通名之谒[宁国太守关骥以书召，谢不往]。时呵壁而问天，遂举觞而喝月。种白杨于萧斋，感黄槐于林樾。陇上乌飞，花间莺歇，流水潺湲，寒山砒砒，无不伤迟暮于美人，白盈颠之华发。乃守先而待后，开讲堂而雒诵，历阳百里，诸生游从。鸟啼花影，马嘶香鞶。蒹轴之寤寐言，趾离之告吉梦，见神物之蜿蜒，占大璋之载弄[高祖梦神物，而太史、黄门孳生]。肇锡之以嘉名，命王家而作栋。

于是驹齿未落，龙文已光，始则河东三凤，终则马氏五常。或笃志于铅槧，或尽力于农桑[曾祖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一为农，终布衣]，寻桑根之遗迹，过落叶之山房。家有逸民之号，人传导引之方。东华遗俵，阆苑翻觞，落次仲之翮，逐箫史之凰[布衣公无疾而终，人传仙去]。伯则遨游薇省，叔则栖迟槐署，季抗疏于乌台，受两朝之眷顾。似子固兄弟四人，吾先人独伤晚遇。常发愤而揣摩，遂遵道而得路。三殿胪传，九重温语，宫烛宵分，花砖月午。张珊网于海隅，悬藻鉴于畿辅，诏分玉局之书，渴饮金茎之露。羨白首之词臣，久赤墀之记注。

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则绣襦妆靥，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宅为因旧，斋号长梁，禽鸣变柳，燕寝凝香。故物唯抒于簪笏，旧业不系于貂珰，谢棋子之方褥，去班丝之隐囊。纱帷昼暖，素琴夕张，图史与肘案相错，绮襦与轩冕俱忘。听吕蒙之呓语，过张申之墨庄，鼎文有证谬之辨，金根无误改之伤。羨延陵之歌子，擅海内之文章。

吾父于是仰而思，坐以待，网罗于千古，纵横于百代，为天下之楷模，识前贤之纪载，实文苑之羽仪，鲜沧海之流芥。元默以为稼穡，洪笔以为锄耒，独正者危，至方则阒。九州之被有余，三秀之门斯在。雕虫而耻壮夫，弃觚而叹散儒。讲学邹峰，策名帝都，摩石鼓之文，听圜桥之书。当捧檄之未决，念色养之堪娱，感蔡顺之噬指，鄙温峤之绝裾。捆蒲苇而织屨履，浣厕旃而涤溺器。菽水堂前，板舆花里。见孝草之敷荣，有慈鸦之戾止，六芝竞进以延年，五采戏前而色喜。曾参之心乐三釜，赵概之母年八十。身隐而文焉用，善养而禄弗及，方遂茅容之愿，遽下皋鱼之泣。肝干肺焦，形变骨立。白蛇素狸之扰，皓乌曜雀之集，凡见似而目瞿，皆隐志之相及。丧葬既毕，精业维勤，卷之万象，挥之八垠。守子云之玄，安黔娄之贫，观使才于履屐，作表帅于人伦。郇成分宅之义，羊舌下泣之仁。门堪罗鸟，庭无杂宾，挥乐广之麈，书羊欣之裙。

，马帐溢执经之客，鹿车骈问字之人。暮年黄舍，远在海滨，时矩世范，律物正身。时游历于缙帷，天将以为木铎。系马堂阶，衣冠万护。鲑菜萧然，引觞徐酌。春夏教以诗书，秋冬教以羽籥，鸟革翬飞，云蔓连阁，见横舍之既修，歌泮水而思乐[先君为贛榆教谕，捐貲破产修学宫]。凜朽索之馭马，每求信于尺蠖，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微子之叹蓬飞，仲尼之感桑落，归耕颍上之田，永赴遂初之约[先君于壬寅年去官，次年辞世]。贤人则岁在龙蛇，仙翁则惟遗笙鹤。

于是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假荫而带狐令，卖婚而缔鸡肆，求援得援，求系得系。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贲皂隶，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彼互郎与列肆，乃贩脂而削脯，既到处而辙留，能额瞬而目语。鱼盐漆丝，齿革毛羽，涩龠浆僂，狙侏枝梧，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迁其地而仍良，皆杂处于吾土。山惨人面，穷奇锯牙，细旃广厦，锦幄香车，马首之金匱匝，腰间之玉辟邪。春风则乘醉而倚，秋月则倍明于家。替之列戟鸣珂，加以紫标黄榜，莫不低其颜色，增以凄怆，口噤嚅而不前，足盘辟而欲往。念世祚之悠悠，遇斯人而怏怏。梓少有六甲之诵，长余四海之心。推鸡坊而为长，戏鹅栏而忿深。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淳于恭之自捶不见，陈太邱之家法难寻。熏炉茗碗，药臼霜砧，竟希酒圣，聊托书淫，旬鍛季炼，月弄风吟，谈谐不为塞默，交游不入金壬。尔乃洛阳名园，辋川别墅，碧柳楼台，绿苔庭户，群莺乱飞，杂花生树，枕石漱流，研朱滴露。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以窘步，吾独好此姱修，乃众庶之不誉。贺拔晷之交疏，刘鸛鹑之门杜，群疑夷惠，有似墨屎，间间啮啮，耿耿栖栖。无为牛从，宁为鸡尸。灌夫骂坐之气，庄叟物外之思，壮士歎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闭户而学书空，叩门而拙言辞。至于眷念乡人，与为游处，似以冰而致蝇，若以狸而致鼠，见几而作，逝将去汝。飘瓦而忤心不怨，虚舟而偏心不怒。买丝五色，绣作平原君；有酒一杯，唯浇赵州土。当其年少旅愁，东下西游，向临邛以作客，过邛下而登楼。马鸣驿路，鸡唱星邮，严霜点鬓，酸风射眸。鼠窥灯而破梦，鸟啼树而生愁，月晓则深林寂寂，叶落而古道飕飕。风力酒冰，寒威绵折，行道迟迟，忧心惓惓。日薄西山，乍明乍灭，有迷津而莫问，无幽事之可悦。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离别，看山光而黯淡，听水声而呜咽。既而名纸毛生，进退维谷，叹积案而成箱，亦连篇而累牒，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欺于拙目。鬼嗤谋利之刘龙，人笑苦吟之周朴。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谁为倒屣之迎，空有溺庐之辱。拨寒炉之夜灰，向屠门而嚼肉。五世长者知饮食，三世长者知被服。彼钱癖与宝精，枉秤珠而量玉，遂所如而齟齬，困穷涂而瑟缩。

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楼外花明，帘前日丽，竹院风清，纸牕雪霁。常扪虱而自如，乃送鸿而高视。吊六代之英才，忽怆焉而陨涕。彼夫金张之馆，许史之庐，南邻钟磬，北里笙竽，有万人之僮客，具千乘之辎车，生奇树于庭内，待时英而馆虚，久从吾之所好，岂有慕于彼都。乃有青钱学士，白衣尚书，私拟七子，相推六儒，既长吟而短啸，亦西抹而东涂，咸能振翼于云汉，俱夸龙跃于天衢。谁解投分之交，惧诵绝交之书。

于是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朝露之托柏叶，枯朽之出菌芝，世事则唯感木槿，文字则竟少萋蕤，浇书摊饭，朝斯夕斯。况复回文织锦，故人织素，鬓影春风，缟衣茹蘼，垂露华于石井，弹绿绮而佳趣，不工封禅之书，聊作美人之赋。别有何戡白首，车子青春，红红小妓，黑黑故人。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识沈约梦中之路，销江淹别后之魂。谦以称物而平施，忍以含容而成德。石火电光，终于此灭，取富贵以何时，嗟韶年之转迫。

且夫消息盈虚，天道在焉。余家世于淮南，乃流播于江关，枯鱼穷鸟，不可问天；布衣韦带，虚此盛齿。寄恨无穷，端忧讵止？忆风景之通华，写哀思于侧理。妙曲唱于旗亭，绝调歌于郢市。正如雍门之琴，闻而泪落无休；素女之瑟，听则悲生不已！

诗一

观海

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

西墅草堂歌

先人结庐深山中，布衣蔬食一亩宫。青山层叠列画障，绿树槎丫映帘栊。门迎流水蓼花湾，牧唱樵歌竞往还，琴樽无恙尘嚣静，指点深林暮霭间。有明末运干戈里，黄巾赤眉纷如蚁，淮南十家九家空，眼看城郭生荆杞。先人仓皇走避兵，茅屋倾欹茂草生，汙莱满目牛羊下，野水争流禽鸟鸣。五十年来成幻梦，斜阳废墅少人行。吾先君子长太息，欲将旧宅重经营，手持钱帛告田父，昔吾先人此环堵，多年侵夺勿复言，梁燕飞来知故主，茅茨重翦土重筑，酹酒诸昆共挥麈，竹苞松茂好相期，莫忘先人庆宁宇。祇今摇落又西风，一带枫林绕屋红。明月空传天子诏[西墅：一轮明月高拟鹿门，庄烈皇帝敕书中语]，岁时瞻仰付村翁。

雨

轻暖卷帘衣，孤亭暮雨微。落红辞密树，新绿满遥扉。阶下苔痕长，梁间燕子

归。西牕灯影暗，枯坐欲忘机。

遗园四首

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荒畦无客到，春日闭门居。柳线和烟结，梅根带雨锄。旧时梁上燕，渺渺独愁予。

新绿渐成阴，催耕闻暮禽。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薄俗高门贱，穷途岁序深。无聊爱坟籍，讵敢说书淫。

秋声何日到，残暑去天涯。鸦影梭烟树，松阴绘月阶。病魔皆故物，诗境落孤怀。独倚危楼望，清光聚此斋。

风雨漂摇久，柴门挂薜萝。青云悲往事，白雪按新歌。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可怜贫贱日，祇是畏人多。

杂诗

鸿雁鸣雝雝，白露凄以坠。大夫用为贄，德与长者配。或谓之鸕鵒，南游青春背。况乃上虞县，民力遂可废。春衔拔草根，秋啄除其秽。怅焉忽单飞，孤鸣中肠碎。伤彼水中凫，关关和其喙。

初夏村居罗锦宣携樽过访赋谢

风雨弥旬久，晴天一启扉。客携樽酒至，惊乱林鸟飞。刺水秧针瘦，沾人柳汁肥。江东老罗隐，明月送将归。

病夜见新月

一痕蟾光白昼残，空庭有人病未安。暮禽辞树疑曙色，影落文牕移琅玕。无聊尽日秋声聚，露重罗衣玉骨寒。欲攀仙桂问月姊，老兔深藏不死丹。仰天长啸夜气发，丝丝鬼雨逼雕阑。

小桥旅夜

客路今宵始，茅檐梦不成。蟾光云外落，萤火水边明。早岁艰危集，穷途涕泪横。苍茫去乡国，无事不伤情。

风雨渡扬子江

几日秣陵住，扁舟东复东。浓云千树合，骤雨一江空。往事随流水，吾生类转蓬。相逢湖海客，乡语尽难通。

残春僧舍

花落回廊静，钟声丈室过。三春青鬓改，一院绿阴多。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独怜良夜永，明月在藤萝。

笙

数声鹅管绛唇干，拨火金炉夜向阑。孺子独生伊洛想，仙娥曾共幔亭看。几时天上来青鸟，何处风前听紫鸾。最忆澄心堂里曲，小楼细雨十分寒。

琵琶

凤尾龙香世莫传，半湾迢递系冰弦。雪深六月明妃冢，泪满三更商妇船。坐啸竹林差共拟，重登花萼亦堪怜。郁轮袍曲非难制，祇是无因上舞筵。

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

晴光冉冉过楼台，仄径扪萝破藓苔。仙客已归蓬岛去，名园仍向冶城开。独怜残雪埋芳草，又见春风绽野梅。十载知交存此地，祇今寥落不胜哀。

杨柳曲送别沈五遂初

江南二月春风吹，江边杨柳千万枝。行人欲折不忍折，笼烟蘸雨垂绿丝。王恭张绪不可见，困酣娇眼如欲啼。攀条流涕桓宣武，何不移栽元武陂。昔日幽燕轻薄儿，斫取柔条系斑骓。越溪春半如花女，袂褰牵裳怜爱谁。羌管声中伤别离，声声寄我长相思。

寄怀章裕宗二首

柳烟花雨记春初，梦断江南半载余。直到东篱黄菊放，故人才寄数行书。香散荃芜梦觉迟，灯花影缀玉虫移。分明携手秦淮岸，共唱方回肠断词。

寄李啸村四首

带雨征鸿过晚天，怀人中酒夜无眠。小山丛桂今安在，欲赋淮南招隐篇。邨侯风骨谪仙狂，白下空台咏凤凰。好佩茱萸食蓬饵，菊英满泛九霞觞。飘零身世同秋雁，寂莫郊垞狎野宾。浪说吴刚能斫桂，无由得见月中人。修竹千竿酒百樽，华林江左旧名园。共君相约年年醉，世上升沈安足论。

伤周羽士

岂是黄金不铸颜，刚风浩劫又吹还。月明笙鹤缑山顶，归向蓬莱第几班。

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

高台多春风，旭日照彼岨。揽袂试登临，怀古遥踟蹰。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家本罨画溪，折节此读书。古今同一辙，与君皆侨居。工愁吴季重，深情王伯舆。抗志慕贤达，悠悠千载余。

春兴八首

秦淮三月水，芳草绿回汀。楼外莺梭啜，牕前渔榜停。午烟随处满，卯酒未曾醒。花事知何许，柴门竟日扃。

移居星岁易，为爱白门山。遽步莲花港，兰舟系柳湾。窥檐宾雀去，绕树暮鸦还。长昼茶铛沸，耽吟亦解颜。

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为应蓬自直，聊比木从绳。挥麈清风聚，开樽皎月澄。回思年少日，流浪太无凭。

但觉黄金贱，其如白璧珣。缠头当日价，乞食近年诗。顾曲周公瑾，呼卢刘穆之。欢场无限事，犹自系相思。

兴来凭水槛，岂是好楼居。耆酒稽中散，窥园董仲舒。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

除。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

小闸通潮信，春风漾碧流。玉箫声断续，银蒜影夷犹。北里寻商女，南朝问故侯。衔泥双燕过，落日水明楼。

近市居原误，无由学灌园。诛茅江令宅，蜡屐谢公墩。漫画终何益，寒号亦自存。每将偕隐意，三复昔人言。

积雨朝来霁，垣衣上板桥。春光自明媚，客思转萧条。柱按鹍弦剧，杯倾鹄脑消。残灯高枕夜，梦里故山遥。

古意

妾年十四五，自矜颜如花，靡容翳蛟绡，膩理覆蝉纱，耳珰垂明月，脸晕凝朝霞，黄金饰钗纛，碧珠缀鬓鸦，褰帷当户坐，皎皎灿天葩。麝火博山然，云母屏风遮。女师勤针黹，侍婢理箏琶。母兄命良媒，交口称柔嘉。自缘根本好，那复委泥沙。岂知盛年去，空闺自长嗟。五陵轻薄儿，纷纷斗骄奢。遂言邻女美，弃妾不复夸。含羞临晓镜，恐似鸬盘茶。

冶城春望

铸剑池临古道旁，忠贞祠墓枕平冈。雨余圆藓生虚壁，风过长松倚坏墙。建业三春花事好，勾吴千载霸图荒。衣冠晋代浑难问，独凭高原空夕阳。

过金舅氏五柳园旧居

红土山前柳色深，几年凄怆在江浔。养花天气春寒浅，易主亭台往事沈。瘴雨蛮烟悲宦况[舅氏为广西修仁令]，蛛丝蜗篆尚庭阴。回思赌墅围棋日，寂莫羊昙泪满襟。

永庆寺

桃花红映上方时，蜡屐登临有所思。昔日主家罗绮盛[寺相传为梁永庆公主香火]，只今佛地绣幡垂。招提夜雨寒茶灶，店舍春烟飏酒旗。尽日小楼贪习静，浮屠倒影壁间移。

过丛霄道院[康熙丙子岁，先君子读书其中，今道士尚存，年九十余矣]

铃铎风微静不闻，客来芳径正斜曛。烟昏树杪鸦千点，水长陂塘鹭一群。幽草绿遥寻古刹，疏牕碧暗哭遗文。白头道士重相访，极目满山飞乱云。

滁州旅思

晓望诸峰翠色新，雨余芳草碧如茵。春光已过湔裙节，胜地浑无蜡屐人。旅病那堪花入梦，暮寒不厌酒沾唇。遥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烟委曲尘。

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四首

尽日凭阑有所思，夕阳不见野艇移。牕前绿水纹如縠，一夜清霜减旧时。绿橙手擘味清嘉，黄菊枝头渐著花。独坐河亭人不到，一帘秋水读南华。吾家才子推灵运，也向秦淮僦舍居。故国茱萸从插遍，登高作赋已全虚。

寒烟幂历暗长桥，几点渔灯趁晚潮。酤得邻家新酿美，半炉爇炭火亲烧。

秋病四首

女兰香细掩牕纱，白夹单衣病里加。一缕药烟当水槛，寒蝉声断夕阳斜。

(同作 芜湖朱卉草衣

月影初临树影加，茶烟将断篆烟斜。闲凭曲录阑干立，一架秋风扁豆花。)

素领应随秋气深，却缘消渴罢弹琴。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

当风怕看来宾雁，苦雨愁闻逐妇鸠。不是邻家遗潘沐，那能临镜强梳头。

屯贱谁怜虞仲翔，那堪多病卧匡床。黄金市骏年来贵，换骨都无海上方。

石城晚泊

落日寒江上，吴舟挂短篷。荻花连岸白，烛影傍人红。大泽眠鸥鹭，晴天响雁

鸿。焚香祝奇相，愿借一帆风。

渡江

呼妇鸠声水一涯，鱼鳞犹恐尚风霾。痴儿不识波涛险，笑指船如水鞅鞋。

望真州

波光骀荡绿杨湾，渔市人家晒网还。日暮危樯依曲港，寒云遮断小帆山。

访杨东木敷五

相看铍翻漫歌呼，羡尔龙文与凤雏。买棹寒江冰欲合，连床细雨酒频酤。回廊

自署汤提点，长夜唯消木野狐。不是故人施榻待，扁舟风雪又菰芦。

不寐

客中眠未稳，漏鼓听愈真。月落乌辞树，灯昏鼠近人。酒痕渰病肺，诗卷伴间

身。侧耳棋枰响，因思王积薪。

将往平山堂风雪不果二首

平山堂畔白云平，文藻偏能系客情。不似迷楼罗绮尽，只今惟有暮鸦声。

空怀迁客擅才华，不见雕阑共绛纱。却忆故山风雪里，摧残手植老梅花。

月

二分明月好，深夜自光辉。玉兔白常满，金猊香渐微。车放寒荐酒，橘柚晚侵

衣。遥念青溪口，凭阑盼我归。

赋得秘殿崔嵬拂彩霓[督院取博学鸿词试帖]

长乐钟声启，天门羽仗齐。深宫开户牖，秘殿俨棨题。瑞靄螭头丽，香烟鸱吻

迷。芝房含旭日，藻井映晴霓。枫陛多鸣玉，彤廷半执圭。银青来复道，金紫

向沙堤。但觉层霄近，还疑弱木低。红梁才语燕，绛帟又鸣鸡。采色辉珠箔

，华光映锦绡。啾啾娇鸟唤，恰恰晓莺啼。率舞兽咸拜，联班马正嘶。几多词

赋客，通籍在金闺。

赋得云近蓬莱常五色[抚院取博学鸿词试帖]

龙楼朝日丽，凤阁瑞云翔。肤寸看初合，觚棱倏已光。氤氲含彩仗，璫璫映旗常。白鹤春风满，轻鳞淑景长。纪官宜殿陛，为雨润农桑。五色兼三色，千秋捧圣皇。

赋得敦俗劝农桑[学院取博学鸿词试帖]

淑景尧封丽，仁恩禹甸长。辛勤看士女，劝课重农桑。绿野春如绣，青郊草正芳。畦边挥黛耜，陌上执懿筐。兰泽高低遍，苹花远近香。和风来密树，甘雨溢方塘。戴胜飞何急，仓庚语转忙。定将收茧税，纔待莠苞粮。喜见趋耕织，欣瞻裕盖藏。幽诗堪入咏，朋酒祝无疆。

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

平生我爱王摩诘，辋川图画妙入神。篋藏此图三十载，晴牕拂拭无纤尘。有时酌酒与裴迪，花枝草色眼中新。浮云富贵非所好，爱山成癖乐其真。披图沉吟仍怏怏，辋川野色平于掌。那似江南烟水区，丹青紫翠多骀荡。嵌崟崎嶇仍硿礧，崔嵬历陵人观仰。白门佳丽古所称，谁其峙者茅与蒋。几年卜筑板桥住，秦淮水色钟山树。木兰舟内急觞飞，杨柳楼边歌板度。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授简曾传幕府招，蜡言枢貌还枝梧。秋风幙被返白门，牕外寒潮退旧痕。咄嗟独凭阑干立，长者叩户笑言温。手持绝妙倪迂画，画出逍遥庄叟园。短松少鹤相随久，修竹啼莺古意存。两山翠色烟云绕，中有草堂深窈窕。书卷应堪比邨侯，樵苏时复思庄蹻。几棱欣看远近田，一条寒玉溪光晓。春秋佳日快登临，高怀那许尘容扰。雅志高怀见此贤，何须服食求神仙。兰台家世千秋重，艺苑文章四海传。祇此蓬瀛共瑶岛，休言绿野与平泉。便拟将身入图画，不羨王维居辋川。

寒夜坐月示朱草衣二首

今夜霜中月，依然照独吟。短檐窥野马，曲木碍归禽。但觉情怀减，其如岁序侵。邻家歌舞宴，彻晓恼人心。

忽念朱居士，耽吟夜捻髭。篆烟萦画障，漏水咽铜螭。蠹木虫何苦，钻牕蜂太痴。何当一樽酒，斟酌月明时。

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

十日不相见，相思契转深。端忧多雪霰，怅望好园林。钟阜浓于染，茅山翠欲沈。垂缒看凜烈，磐石积顽阴。马猬严威集，鸦翎宿雾侵。湿苔封薜户，空穴送霜砧。织楚门将塞，诛茅路可寻。田家新酿酒，土室且孤斟。肘后堆青简，床头枕素琴。定须摘寸管，讎肯恋重衾。红树酣荒店，黄花辞故岑。玉虫寒闪闪，金虎夜愔愔。凤尾松堪宝，龙丝竹似针。天怀原澹泊，风物任萧森。不独常披翰，还宜爱盃簪。扁舟良友聚，施榻故人心[荆门、跃舟同在山庄]。絮语同挥麈，摊书共识蟬。欢娱良不易，离别感难禁。皲瘃捻髭苦，凌兢拥鼻吟

。言归在何日，乞我辟寒金。

丙辰除夕述怀

岁序倏云暮，群动日以迫。青帝将乘权，玄冥又如客。寄居秦淮上，五载星霜易。令节空坐愁，北风吹牕隙。霸子俱跳荡，莱妻只羸瘠。商陆火添红，屠苏酒浮碧。唯有虎宜画，那无鸡可磔。指困复何人，助予呼将伯。堪笑谢仁祖，转向修龄索[王溯山馈米]。入夜醉司命，陈辞多自责。回思一年事，栖栖为形役。相如封禅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厄。人生不得意，万事皆愬愬。有如在网罗，无由振羽翮。严霜覆我檐，木介声槭槭。短歌与长叹，搔首以终夕。

元夕雪

元夕三更后，雪花飞满天。全无明月影，空有夜灯悬。词赋梁园客，肌肤姑射仙。何人金殿侧，簪笔祝丰年。

题史鐵力竹牕夜坐图二首

月牕趺坐有谁俱，夜色空明照白须。千亩渭川茅屋外，寒烟处长王乌。江宁县南二十里，箫管竹生慈母山。头白归来应卜筑，风标常似画图间。

挽王宓草

白鬓负人望，今见玉棺成。高隐五十载，画苑推耆英。篋贮宣和谱，图藏佛髯形。九朽岂烦拟，一笔能写生。毫端臻神妙，墨晕势纵横。装池抽玉躩，观者愕然惊。悬金在都市，往往收奇赢。幽居三山下，江水濯尘缨。牕前野竹秀，户外汀花明。挥手谢人世，缙岭空箫声。卿辈哀挽言，或恐非生平。顾陆与张吴，卓然身后名。

沈五自中都来白下旋复别去怅然有作

金石同交谊，相思涕泪流。如何三载别，不遣一宵留。候馆迎征雁，津亭闻暮鸠。独怜江上月，双照故人愁。

全椒道上口占六首

山凹晓日上三竿，兰渚停舆露未干。乍暖已教衣擦絮，那知江店尚春寒。乌犍稳卧闭柴门，千树桃花又一村。翻恨阳禽声聒耳，春原无处不消魂。海燕初来塞雁归，杨花风满杏花飞。几年白社疏行迹，老树今成四十围。榆甲雨过春水平，村原无复桔槔声。年来料得多丰稔，墙角先看荠菜生。湔裙村女集方塘，钗焰波光间日光。为听窃脂枝上语，相邀同赛马头娘。旧水何堪饮社翁，兼旬兀坐雨声中。因过村舍知春尽，渐见含桃火齐红。

闲情四首

娉婷市近芰萝西，倦客探幽叩碧闺。溪上桃花红雨过，牕前杨柳绿阴低。虽无美酒倾三雅，尚有新诗咏九迷。钗焰镜光私语处，生憎满院晓莺啼。

咫尺仙源缘分乖，莫愁真合住秦淮。因贪媚蜨收奁粉，为爱游蜂集鬓钗。飞絮落花三月暮，绵繻甲帐片时偕。朱樱树下重携手，看足明金压绣鞋。兜娘年少泰娘娇，小别麻姑路已遥。牕蔽蛾眉看自在，桥排雁齿定魂销。绣墩春暖麟文席，彩袖香笼凤翼箫。不是梁清曾密约，那能此处见云翘。香熏透骨有谁知，谪向尘凡冰雪姿。昼永春残人乍别，态浓意远泪偷垂。曾闻名士多寥落，何事佳人亦化离。安得与卿登玉版，大罗天上看书碑。

诗二

赠李俶南二十四韵

行旌新岁至，候馆早春寒。梅蕊宵疑坼，椒花晓未残。光风迎北户，淑气转东阑。晋接言辞洽，周旋礼数宽。家声重仙李，功业著楼兰。忆昔横戈数，曾闻倚剑看。秋风衰草白，落日大旗丹。羌笛声多怨，鸣笳梦岂安。龙城夸万仞，虎旅凛三单。月朗辉银铠，沙飞染绣鞍。革心有硃户，稽顙是呼韩。禹甸休传檄，尧阶庆舞干。长才试盘错，壮志历艰难。自合膺专阃，还宜议筑坛。边疆欣奏凯，薄海羨飞翰。虎豹娴韬略，蛟螭走笔端。焚香炉鸭瘦，翻帙蠹鱼干。才子珠为唾，先生铁作肝。高情惟觅句，雅韵若无官。适兴还挥麈，新诗拟弄丸。油幢千骑上，鬃马万星攒。躬应升平运，交深寒士欢。挥毫惊浩瀚，伸纸自洑澜。伫见颁纶綍，天阶奏凤鸾。

酬青然兄

鸣鸠飞戾天，诗人独长叹。明发念先人，不寐涕洟澜。况当明圣代，敢忘振羽翰。兄昔膺荐牍，驱车赴长安。待诏三殿下，簪笔五云端。月领少府钱，朝赐大官餐。卿士交口言，屈宋堪衙官。如何不上第，蕉萃归江干。酌酒呼弟语，却聘尔良难。淮南旧业荒，江左春色阑。酒人复延访，词客且盘桓。歌场酌大斗，狂呼颜渥丹。忽焉独书空，中心信渺欢。行道会有时，岂能终涧槃。兄其崇明德，无为摧肺肝。

贫女行二首

蓬鬓荆钗黯自羞，嘉时曾以礼相求。自缘薄命辞征币，那敢逢人怨蹇修。阿姊居然贾佩兰，踏歌连臂曲初残。归来细说深宫事，村女如何敢正看。

伤李秀才并序

丙辰三月，余应博学鸿词科，与桐城江若度、宣城梅淑伊，宁国李岑森同受知于赵大中丞。余以病辞，而三君入都。李君试毕，卒于都下。赋此伤之。扶病驱驰京辇游，依然名未上瀛洲。报罗不是人间使，天上应难赋玉楼。

美女篇

夷光与修明，艳色天下殊。一朝入吴宫，权与人主俱。不妒比螽斯，妙选聘名姝。红楼富家女，芳年春华敷。头上何所有，木难间珊瑚。身上何所有，金缕

绣罗襦。佩间何所有，环珥皆瑶瑜。足下何所有，龙缟覆氍毹。歌舞君不顾，低头独长吁。遂疑入宫嫉，母乃此言诬？何若汉皋女，丽服佩两珠，独赠郑交甫，奇缘千载无。

二月三日舟发通济河同李蘧门作

丽景方如许，如何作旅人。薰梅红渐减，擘柳绿初匀。古庙春烟湿，荒村社火新。昼眠知有禁[月令：是日禁昼眠]，宴宴笑言亲。

夕阳

夕阳红与绿波溶，乌榜青烟春意浓。近岸绣幡飘柳外，谁家糴酒祭勾龙。

（同作 江都李本宣蘧门

蕊渊西下远波融，篷底炊烟煮晚菘。行饭舵楼闲眺望，绿杨村店酒旗红。）

钱图南斋中夜坐

却羡春暄美，都忘客思淹。薜门初倒屣，花径乍开帘。细草萦书带，垂杨拂帽檐。相邀倾酒盏，闲坐数邮签。但觉襟怀爽，应教势利恬。清吟思沈谢，高卧想羲炎。自笑缙常化，谁怜突不黔。从今与朋好，爱说老夫潜。

左伯桃墓

元辰余俶装，叠堞浥朝露。兰蕙被光风，松篁夹广路。烟黯蒲塘桥，遥指左桃墓。忆昔并衣粮，含笑入深树。良朋相楚归，死骨终相附。怀古抚残碑，想见交情固。良足敦友谊，胡乃急荣遇。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

投金濂

春风花落溪水漾，贫家柴门闭水上。女儿三十无夫家，日日临流迸泪泫。芦中穷士伍子胥，星奔乞食来村墟。壶浆岂为投金报，感激沉身鱼鳖窟。白霓为裳玉为佩，昌容练色烟染黛，岸草汀花无限愁，雾鬓风鬟竟安在。人生遇合信难期，倾城颜色无人知，若教身入吴王苑，尊荣宁得让西施。

邨村同司徒左文赵寿民司徒孔文司徒际周话旧

密戚忻相聚，香醪味独甘。烧灯开斗室，设榻近书龕。往事俱重述，行踪亦共谐。为言居胜地，终日事幽探。黄蕊当牕发，丹蘼绕户酣。草痕同织翠，水色欲拖蓝。耕凿时无失，林泉乐可耽。仓庚飞熠耀，燕子语呢喃。细雨童驱犊，薰风妇喂蚕。荷锄遵广陌，倚杖瞰晴岚。旷渺情何限，风尘客转惭。良宵难再得，拄颊听清谈。

石臼湖吊邢孟贞

石臼湖中春水平，石臼湖边春草生，团蒲为屋交枝格，棘庭蓬溜幽人宅。幽人半世狎樵渔，身没名湮强著书，海内宗工王司寇，丁宁贤令式其庐。式庐姝子何以告，惆怅姓名为鬼录。捡点遗书付梨枣，顿使斯文重金玉。前辈风流难再闻，只今湖水年年绿。

神弦曲并序

邠村地介吴楚，俗尚鬼，奉关壮缪甚谨，社日与勾龙并祀。旅况无聊，为作迎神、送神之曲，令巫覡歌焉。

挟日兮朝暄，蠲为饔兮赤鬻，酌清醑兮割黝牲，扬灵旗兮采幡。击坎侯兮鼙鼓，神之来兮江浒。驾翔凤兮飞龙舟，樯风落兮缆锦浮。被犀皮兮衷兕革，操吴戈兮带楚铁，剖鱼兽兮珠文，弭象骨兮解辔紑。巫再拜兮陈词，神去兮江之涯。乘云车兮风马，渺翩翩兮将下。仲春兮振旅，神之的兮捍吾圉。

月夜怀姚文洁黄仑发

黄权真快士，姚合擅诗篇。一别春江上，重看明月圆。檐光摇短烛，香篆袅残烟。此际知何处，清吟夜未眠。

村舍雀二首

衔书授策也休论，栖宿犹堪傍市门。何事空村来啄粟，可知挟弹有王孙。昏目还应虑夕晖，春暄且趁短垣飞。无端一阵催花雨，湿透嘉宾褐色衣。

酬李遽门

子性极和缓，余怀多壮急。相约同远行，十日九睚眦。吴舟六幅帆，其中小于芥，瑟缩同眠食，讵敢共哆噫。回望秣陵城，小李将军画。因之诗思动，伸纸书倒薤。竟忘局促苦，连宵意不败。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愿得常携手，互作韦弦佩。

秣陵关

篴輿芳径草痕斑，明庶风来渗客颜。一带江城新雨后，杏花深处秣陵关。

赠黄仑发二十韵

叔度不相见，因之鄙吝生。春花香水榭，暮雨暗江城。游屐五年共，行觞一座倾。掀髯唯笑傲，捧腹更纵横。渴骥临摹妙，捕蛇诗句清。解衣看盘礴，信手即经营。吹影空斋话，游丝小院晴。邨超真好客，许武果成名。忆昔方年壮，翱翔上帝京，每观三耦射，尝饕五侯鯖。瘦马投山店，扁舟问水程。燕吴悲异路，楚越又宵征。老忆家千里，愁形发数茎。言归呼酒伴，良友订诗盟。满贮红梁酝，新烹玉糝羹。虚堂宜说剑，曲室且鸣箏。炉几多萧散，门庭少送迎。悬弧当胜日，折简召耆英。座有金光草，人疑木帝精。狂夫来索醉，洗盏祝长庚。

病中忆儿烺

自汝辞余去，身违心不违。有如别良友，独念少寒衣。病榻茶烟细，春宵花气微。邮亭宿何处，梦也到庭帏。

初夏惠隐寺花屿山房食笋分韵得竿字

偶过支公院，荒畦绿几竿。款扉惊昼课，烧笋供早餐。合配香粳熟，应知粉箨

残。从今谢逋客，留待竹平安。

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

仲夏草木莽，离慙郁长鞠。凉台不可得，仁祠映林麓。呼儿移卧具，来就老尊宿。板榻欹云眠，草裳离尘服。炎光大火灼，惟期就汤沐。忽然玉虎鸣，但觉金鸡伏。奋铎振天关，冲孔回地轴。顿忘瘴暑心，愿言被雾縠。始知转眼间，世事多翻覆。贫贱安足悲，篝灯向西塾。

送别曹明湖

清风戒寒衣沾露，与君相遇青溪渡。秋江骇浪布帆轻，送君归去阖闾城。今夜扁舟润州地，烂熳花开鹤林寺，鲈脍莼羹取次尝，橙黄橘绿强人意。十月闻君又远游，北道严霜渗敝裘。长安卿相旧相识，应须笑傲凌五侯[时将谒赵大宗伯]。人生知遇真难得，挥手别君泪沾臆。

赠杨督府江亭

狻猊产西域，本非百兽伦，一朝同率舞，图画高麒麟。三苗昔梗化，戈铤扰边垠。桓桓杨督府，钲鼓靖烟尘。功成身既退，投老归江滨。廉颇犹健饭，羊祜常角巾。明月张乐席，晴日坐花裯。丹心依天桴，白发感萧晨。方今履泰交，礼乐重敷陈。天子闻鼓鼙，应思将帅臣。

真州客舍

七年羁建业，两度客真州。细雨僧庐晚，寒花江岸秋。奇文同刻楮，阅世少安辀。秉烛更阑坐，飘蓬愧素侯。

雨夜杨江亭斋中看菊

秋雨羁慈室，惊传折简呼。黄花依玉箔，翠叶映琼苏。爱客忻投分，论文恕鄙儒。不因逢胜赏，谁解旅怀孤。

雨

皇天不雨五阅月，谁鞭阴石向佷山。我今客游二百里，真州僧舍掩松关。维时季商律无射，肃霜纳火细菊斑。夜静薄寒拥衾卧，忽然挥汗热面颜。阿香唤汝推雷车，殷殷雷鸣盈清湾。初疑江边巨艘发，诘朝骤雨声崢潺。翻盆三日不复止，慧门丈室苔斑斓。寒花幽草俱漂没，惟见阶下水潺湲。老夫顾此情怀恶，客居幸得半日闲。呼童邻家赊美酒，箕踞一醉气疏顽。明晨冲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

方靖民杨巨源携樽过余寓斋小饮

入门携酒铛，慰余羁旅情。旧事殷勤说，新诗刻苦成。雨余秋转丽，霜后水初清。尽日饶佳趣，休辞醉月明。

赠真州僧宏明[僧姓萧，全椒人，余从母之子也]

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弱冠父终天，患难从兹

始。穷途久奔驰，携家复转徙，吁嗟骨肉亲，音问疏桑梓。今年游真州，兰若寄行李，中有一比邱，闻我跼然喜。坐久道姓名，知为从母子。家贫遭飘荡，耶娘相继死；伯兄去东粤，存歿不堪拟；仲兄远佣书，遥遥隔江水；弱妹适异县，寡宿无依倚；兄弟余两人，流落江之涘，髡緇入空门，此生长已矣。哽咽语夜阑，寒风裂窗纸。

岁暮返金陵留别江宾谷二首

广莫风多寒气凝，布帆霜雪照愁灯。从今祇可凭双鲤，问讯相如病茂陵[宾谷以秋日抱病归]。

长云断岸尽相思，衰柳何堪绾别离。楚鼓数声村落晚，扁舟重遇佛狸祠。

天台红藤杖歌为姚文洁作

卧梅书屋春光丽，客来叩户探清制。卧梅老人倒屣迎，呼童执末趋同行。云是天台红藤杖，天台老僧昔我赋，二十五年常函藏，斑深色古寿者相。摩挲今日拂尘埃，笑语闲庭步紫苔，桃枝灵寿差堪拟，枯蔓苍藤何有哉。杖端非饰不啻鸟，铭以篆书独天螭，蓊门陈君雕镂工，公输刻凤出意表。吾闻千岁藟为蓊蓊藤，援以樛木同钩绳，且复相随游锦市，应免他时投葛陵。钟山千尺浓云护，曳杖年年湿芒屨，应羨山灵有夙缘，自惭尘坌无欢趣。百岁清闲非易求，得意当思五岳游，眼见春花烂南陌，百钱买醉须阮修。

伯兄自山中来夜话山居之胜因忆去秋省兄未及十日而别诗以志感得二十韵

地本烟霞窟，兄为巢许伦。百年歌帝力，十亩乐天真。抱阜宜营室，还汀许结邻。绿回芳草长，黛染远峰匀。社鼓乌江庙[居与乌江项王庙相近]，灵旗牛渚津。山川余质朴，习俗尚清淳。野老嬉游共，村翁来往频。藤萝阴漏月，桑柘影随身。美酒盈杯劝，良苗几稜新。饬箫花外市，牧笛雨中春。幸免家人谪，偏余稚子亲。摊书消永夜，高枕卧清晨。自著潜夫论，宁辞原宪贫。昨秋过故里，留我住弥旬。薜荔依门巷，蒹葭变水滨。圆沙知雁聚，曲港见鸥驯。蟹斲缘溪富，鱼罾冒树均。嘉肴仍速舅，肥牡定娱宾。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因。寄声劳扰客，此是武陵人。

陈仲怡刺史留饮寓斋看灯屏同李蘧门作

烟绡雾縠称丝绝，中含火齐光皎洁。鲸鱼鳞甲动蚝膏，秀华掩映管弦咽。风流太守解组归，爱客开樽灯月辉，灭烛留髡客不去，不知门外雪霏霏。

赠家广文蒙泉先生

吾宗宜硕大，分派衍梁溪。名字标黄阁，纶音降紫泥。清才堪禁近，课士且卑栖。系马春风暖，衔杯月影低。槐阴看蝉集，柳外听乌啼。钟阜邀词藻，秦淮净品题。微吟惊候吏，奏绩付诗奚。大雅将沦落，斯文赖整齐。昔年贤使相[谓嵇相国]，投分几招携。岂合甘萧散，应难得久稽。声称盈玉殿，依旧赴金闺。

哭舅氏

河干屋三楹，丛桂影便娟，缘以荆棘篱，架以蒿床眠。南邻侈豪奢，张灯奏管弦；西邻精心计，秉烛算缗钱。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残编。弱冠为诸生，六十犹屯蹇。皎皎明月光，扬辉屋东偏。秋虫声转悲，秋藜烂欲然。主人既抱病，强坐芸窗前。其时遇宾兴，力疾上马鞚。夜沾荒店露，朝冲隔江烟。射策不见收，言归泣涕涟。严冬霜雪凝，偃卧小山巅。酌酒不解欢，饮药不获痊。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重泉。吾母多兄弟，惟舅友爱专。诸舅登仕籍，俱已谢尘缘。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坚。士人进身难，底用事丹铅？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

题白沙翠竹江村

见山楼

隔江岚翠重，高寝画图展。疑是仙人居，蓬莱水清浅。

香叶山堂

文杏花叶香，古柏虬龙附。俯仰难自如，移亭应就树。

东溪白云亭

东溪看朝隲，苍蔚众皴堆。东溪人已去，白云自往来。

芙蓉汊

朝采芙蓉花，暮采芙蓉叶。芙蓉不见人，临风舒笑靥。

耕烟阁

北舍飞仓庚，南村鸣布穀。细雨试开轩，绿蓑覆黄犊。

因是庵[庵有绿牡丹]

架上白鹦鹉，牕前绿牡丹。何如航海客，亲至落伽还[见鸿书]。

众响斋

大块多噫气，斯斋众响俱。其南为梵宫，其西为仙壶。

仙壶

水色碧于黛，花光红若霞。连薨架飞栋，即此是仙家。

寸草亭

斯园最高处，惟见云舒卷。凭栏一御风，不觉泠然善。

挽外舅叶草牕翁

吴中有耆硕，转徙淮南地，自号草牕翁，所师僦贷季。爱女适狂生，时人叹高义。茅檐四五椽，绕篱杂花蒔。肘后悬灵枢，案前堆金匱。园林劬药苗，屏风挂盐豉。徙柳多奇情，针茅亦游戏。梅福庄光甥，昔贤爱同志。嗟余辞乡久，终岁不一至。前年悬弧辰，留我十日醉，示我平生业，周易蝇头字。旁及老庄言，逍遥无物累。自言岁龙蛇，逝将谢人事。绩学翁所勤，近名翁所忌，无

人为表微，谁定黔娄谥。

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

帝德敷文教，醇儒受主知。南屏夸毓秀，西浙信钟奇。邹鲁心源接，皋夔事业宜。摘辞先紫闼，簪笔上丹墀。鳌禁回翔日，龙楼申命时。风期储作相，简畀命为师。圣代恩光美，诸生教育垂。中川飞彩舸，长路飏云旗。被化千余里，劳臣三载期。弦歌声络绎，羽籥舞参差。继志人皆仰，因材笃靡遗。冰壶常自耀，水鉴果无私。舒啸闻鸾凤，挥豪篆虎螭。春风开绛帐，夜雪坐皋比。语默无非教，周旋必中规。叩帘仍待问，撤幙不差池。三变容皆见，一隅举所疑。持衡余奖进，取士掩瑕疵。披览官斋晚，微吟夜漏迟。孤寒群爱戴，蹶弛荷扶持。昔岁彤廷诏，曾令蓬户窥。不才尘荐牒，授简写新诗。坐待官厨饫，吟看日晷移。几回瞻警效，再拜奉师资。知遇真难报，蹉跎尚若斯。惊心易寒暑，临别重讴思。哲匠饶经济，名贤好翼为。鸾台九重待，凤阁百僚随。教泽咸沾被，酬恩难繫维。抠衣姑孰路，惆怅送旌麾。

晓发姑孰道中

晓风吹酒醒，鞭影拂云屏。水涨然犀浦，烟迷梦日亭。麦英红菜圃，榆荚白蒲汀。日午征人倦，茅檐野骑停。

慈姥山

店舍看新月，传为慈姥山。伐藁[樵]穿径去，烧笋度林还。酒薄难胜梦，灯昏强照颜。仆夫催晓发，衫袖露华斑。

赠洪别驾月航

诗学看前辈，骚坛久擅场。宦游戎马地，归及水云乡。五柳陶潜宅，千金陆贾装。琅函三万轴，流涕说仁皇[佩文韵府参校诸臣，月航与焉]。

腊月将之宣城留别蘧门

余日霜霰零，猎叶声飕飕。才从真州返，复向宛陵游。君唱幽兰曲，送我赴轻邮。篷牕窥天缥，江水真安流。雪霁艳朱炎，相思登北楼。

江上曲

玄英遵中川，帆影严云结。青山秀长松，森若锦罽列。江蒲见居人，送寒鼓声咽。客子远行迈，都忘换时节。江上北风多，江岸芦花折。日暮随眾师，渔灯遥明灭。

仙人矶晚眺

舟系危矶畔，登高瞰大荒。雁声来浦溆，鸟影下帆樯。桧柏虚笼月，菰芦远受霜。客游惊岁暮，无计理归装。

雪后过采石矶

我行采石矶，残雪嵌巘岵。青松出秀色，黄竹垂琅玕。碑版悬阁道，祠宇灿林

端。曾闻宫锦袍，啸咏过前滩。供奉一云没，太息思才难。舍舟入衢国，风疾客衣寒。

白紵山

白紵佳名在，兹山空翠微。春风回冶步，夜月舞文衣。伏枥歌声壮，龙蟠王气非。可儿谁指墓，惆怅向斜晖。

曹跃舟留宿南轩

留我南轩宿，今年此再过[初夏送督学郑筠谷夫子曾寓南轩]。蚁浮尊满酌，鹅素手重磨。贫贱征途久，知交离别多。感恩望霄汉，相顾叹蹉跎[跃舟亦受知于夫子]。

入琵琶峡

路入琵琶峡口迟，江天晴色敞尧曦。霜畦绮错衰杨外，满眼青山谢眺诗。

除夕宁国旅店忆儿烺[几年最幼，已自力于衣食。其东道主皆长者也，故篇末及之]

旅馆宵无寐，思儿在异乡。高斋绵雨雪，岐路饱风霜。莫诧时名著，应知客思伤。屠苏今夜酒，谁付汝先尝。

词一

金缕曲：盛夏题霍公山房

何计鞭阴石？只当天、烛龙鞭火，愁心如炽。败屋闲云依破衲，松影北窗堆积。看茶鼎、风吹习习。荷叶三枚延法庆，宝光师、飞锡河娄国。我相在，竟谁识。

山城梵宇巍然立。叹几时、青鸾白马，又生荆棘。假使泉明今尚在，莲社定须重入[霍公谈先君子往事]。便满眼、惟余俗物。挥泪我来寻旧址，怅远公、头白今成雪。钟楼外，又斜日。

满江红

夜雨空阶，寻短梦，重衾寒恋。记那日，芳郊香径，桃花人面。楼上春暄开翠幙，牕前侍女挥纨扇。把红红白白紵芳词，思量遍。

武陵洞，天台院，路已失，峰犹转。恰胜常道罢，回眸难见。山獭有情空抱木，冰蚕到死仍留茧。好风光，如梦复如尘，肠千断。

又：冶山卞忠贞公庙

子孝臣忠，垂竹帛，功名如许。想当日，直言正色，褰裳卫主。北府军兵遗恨在，南朝君相清谈误。便全家碧血染雕戈，青溪路。

国运改，荒坟墓。王者作，新祠宇[庙为明太祖敕修]。看衣冠剑佩，精灵呵护。独叹谢鲲称放达，堪羞王导虚名誉。怅千秋，洒泪冶城边，听春雨。

念奴娇：枕

薤纹冰簟，早横陈玉体，宝钗斜坠。酒醒夜阑纤手按，剩有助娇花蕊。腻发丝牵，凝脂香染，脸晕回身未？旧家放处，思量怎地能睡。
却笑古陌邯郸，卢郎高卧，尝尽愁滋味。洛水一篇思旧赋，此物赚人流涕。半世孤眠，三更新梦，惟尔知蕉萃。今宵无赖，化为蝴蝶相戏。

蹋莎行

仄径苔肥，小池萍厚，凭阑祇有人消瘦。乍晴还雨暮寒多，余香渐褪双罗袖。
密约无凭，愁肠依旧。菱花知我眉间皱。湿云如梦挂湘帘，帘前春去空长昼。

虞美人：题画扇

殷红浅绿传毫楮，按节犹能舞。八千子弟尽销磨，记得兵残楚帐夜闻歌。
无端阑入江边草，又染丹青稿。世人惟解重娇娃，不见苌弘碧血化为花。

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

今年除夕，风雪漫天人作客。三十年来，那得双眉时暂开。
不婚不宦，嗜欲人生应减半。鲍子知余，满酌屠苏醉拥炉。

又

昔年游冶，淮水钟山朝复夜。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
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

又

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马轻裘笑我贫。
买山而隐，魂梦不随溪谷稳。又到江南，客况穷愁两不堪。

又

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
狂来自笑，摸索曹刘谁信道。唱尽阳春，勾引今宵雪满门。

又

哀哀吾父，九载乘箕天上去。弓冶箕裘，手捧遗经血泪流。
劬劳慈母，野屋荒棺抛露久。未卜牛眠，何日泂冈共一阡。

又

闺中人逝，取冷中庭伤往事。买得厨娘，消尽衣边荀令香。
愁来览镜，憔悴二毛生两鬓。欲觅良缘，谁唤江郎一觉眠。

又

文澜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家世科名，康了惟闻鼯鼯声。
郎君乞相，新例入赘须少壮。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

又

奴逃仆散，孤影尚存渴睡汉。明日明年，踪迹浮萍剧可怜。
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风雪喧豗，何日笙歌画舫开。

贺新凉：青然兄生日

小院清无暑，衬湘帘桐阴柳色，阶前过午。痛饮绿醪今夕酒，此是谢庭琼树。况更有、儿郎阿虎。服食神仙蓬岛客，紫泥菱、满向冰盘贮。千岁鹤，为君舞。

人间富贵虽朝露，也休学、许家马磨，终身贫窶。捉鼻低头知不免，且把棋枰共赌。莫问他、故人何处。小弟今年憔悴甚，但衔杯、不放银蟾去。池草尽，昔时句。

惜红衣：紫茉莉用白石词韵

娇女烟飞，新歌云散，倚秋无力。点砌幽花，明霞衬天碧。土化鸳鸯，曾记取、烧金仙客。萧寂钗折凤鸾，访工人消息。

平康巷陌，佩解罗囊，红蕤枕相藉。奇葩恰许、掩冉芸牕北。试问雁来霜后，几度小阶巡历。只紫荆一树，何处照他颜色。

解语花：雨后荷花

青萍乍破，绿叶低翻，掩映遥天罅。香心撩惹。还剩有、珠颗盈盈欲泻。碧筒堪把。刚植向、药栏花榭。爱多情，水佩风裳，伴几时间暇。

因忆锦帆销夏。露轻盈半面，星眸频射。馆娃荒也，谁提到、玉树后庭闲话。江姝泪洒。曾记取、珠珰偷卸。到如今，莲步荷衣，付雨婚风嫁[元载闻荷中有声，如十五六岁童子，歌玉树后庭花]。

买陂塘：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诸君子高宴，各赋看新张二截见赠。余既依韵和之，复为诗余二阕以志感焉。

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绉纆维处闻箫管，多在柳堤月榭。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臣之壮也。似落魄相如，穷居仲蔚，寂莫守蓬舍。

江南好，未免闲情沾惹。风光又近春社。茶铛药碓残书卷，移趁半江潮下。无广厦。听快拂、花梢燕子营巢话。香销烛灺。看丁字帘边，团团寒玉，又向板桥挂。

又

石头城寒潮来去，壮怀何处淘洗。酒旗摇曳神鸦散，休问猧儿狮子。南北史，有几许兴亡，转眼成虚垒。三山二水，想阅武堂前，临春阁畔，自古占佳丽。

人间世，只有繁华易委。关情固自难已。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饥欲死。也不管，干时似浙矛头米。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

洞仙歌：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

山围故国，正桃源红绽。恰向幽人画图看。羡双仙、一种游戏情怀，多少事，付与空江断岸。

被纨斟美酒，琴韵箫声，眉宇何须露精悍。燕子语呢喃，抱瓮而归，乌衣巷，夕阳零乱。我亦有、闲庭两三间，在篷步青溪，板桥西畔。

沁园春：送别李啸村

春雨如丝，假盖冲泥，访余板桥。叹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水色萦牕，衣香满座，共倚河亭短烛烧。惊心处，又蒲帆高挂，待趁新潮。

黯然欲别魂消，怅去住难凭仗彩毫。怕鱼笺三万，仅能涂抹；龙宾十二，只解诙嘲。开府清新，参军俊逸，何日论文倒浊醪。君思我，在秦淮十里，杨柳千条。

千秋岁：四月初一日金其旋表兄五十初度寄祝

熟梅时候，帘外薰风透。梁燕乳，庭花瘦。堆盘烹白小，洗盏呼红友。千古事，文章尽为先生寿。

伯玉知非后，翁子穷经久。人渐老，愁依旧。弹琴看鬓影，泼墨盈怀袖。须念我，一春寂寞青溪口。

金缕曲：七月初五朱草衣五十初度

织屦堂中客，困风尘，如流岁序，行年五十。南越北燕游倦矣，白下凿坯为室。似巢父一枝栖息。昨夜桐风惊短梦，把园林万绿都萧瑟。秋士感，壮心迫。荀卿正遇游齐日，叹胸中著书千卷，沉埋弃掷。尚有及时一杯酒，身后之名何益。张季膺斯言堪述。天意也怜吾辈在，且休忧尘世无相识。长寿考，比金石。

疏帘淡月

墙匡月转，渐雾滃秦淮，牕影遮断。蕉萃黄花满径，槿篱零乱。丝丝蒜发羞临水，倦凭阑又成长叹。板桥垂柳，渔家系艇，晚炊菰饭。

正客子凄凉满眼，待香醪自煮，绿蚁浮盏。三百青铜，买得几炉爇炭。冷吟间醉原无味，更何堪愁深酒浅。步櫺屣倚，残星数点，两行哀雁。

月底修箫谱

鹊炉烟，鸾镜影，记向画屏见。竹叶花裙，白苎趁时翦。是他病后心情，愁中风度，几曾带玉钗金钏。

锦堂畔，早把银烛高烧，重帘隔娇面。射覆分曹，姊妹半宵宴。只余几度回眸，一声长叹，瞒不过杏梁双燕。

满江红

雀化虹藏，又过了、今年冬序。临水槛，寒潮绿减，夕阳红聚。几处霜风催铎

艾，谁家夜月鸣机杼。更木兰、椒叶盖奚头，糟床注。

岂合在，他乡住？岂合被，虚名误？盼故山榛莽，先人邱墓。已负耦耕邻父约，漫思弹铗侯门遇。再休言，得意荐相如，凌云赋。

琐窗寒：忆山居

薜荔墙边，藤萝石上，自然潇洒。长松百尺，绝似虬龙高挂。叹三年柴扉未开，蛛丝网遍茅檐罅。只晚驱黄犊，霜枫红映，夕阳西下。

寒夜从容话。枉眷恋秦淮、水亭月榭。撇却家山，紫翠丹青如画。想泼醅春酒正浓，绿杨村店鸡豚社。几多时，北叟南邻，定盼余归也。

乳燕飞：甲寅除夕

令节穷愁里，念先人、生儿不孝，他乡留滞。风雪打窗寒彻骨，冰结秦淮之水。自昨岁移居住此。三十诸生成底用，赚虚名、浪说攻经史。捧卮酒，泪痕滓。

家声科第从来美。叹颠狂、齐竽难合，胡琴空碎。数亩田园生计好，又把膏腴轻弃。应愧煞穀貽孙子。倘博将来椎牛祭，总难酬罔极恩深矣。也略解，此时耻。

喝火令：题刺绣图

宝髻香螺染，罗裙绿草齐。新裁淡墨水田衣。坐拥薤纹冰簟，团扇也相宜。拂晓烟初敛，当春鸟正啼。自挑弱线小窗西。绝胜樗蒲，绝胜赌围棋。绝胜笋舆油壁，花外蹋香泥。

如此江山

一船离恨斜阳外，遥凝数行穹翠。乱藻横陈，崇兰稚密，才过清明天气。鱼儿燕子，看飞入墙边，皱来波底。绿柳青帘，趁虚人聚水中沚。

终宵眠，亦未稳。早月到、篷窗好夜如洗。蜡屐谁家，湔裙那处，偏我羁愁千里。心惊不已。叹百五韶光，祇余余几。雨甲烟苗，菜花开遍矣。

蹋莎行

鹿韭香浓，雀瓢香细。何人庭院春初霁。还家两月不曾过，又从江上招舟子。挑荠篱根，焙茶窗际。一般也有幽间事。独怜涉险总无端，橹声轧轧波声里。

小重山：三山

云榜凌波拂曙行。回看烟雾里，别江城。点头沙鸟过遥汀。临断岸，绿遍水香棱。

八字贾帆轻。连宵春两过，浪花平。凭舷山影落窗棂。青天外，何处晓霞明。

燕山亭：芜湖雨夜过朱草衣旧宅

川后停波，屏翳送寒，摇荡澄江青雾。桥外数椽，薜蚀苔殷，映带柳塘花坞。燕子归来，知认否、当年谁主？无语，衔落蕊迎风，缭垣低度。

怆怆孤客凄清，听瑟瑟萧萧，夜牕声苦。梁市阮厨，烛掩香销，知他故人何处。他日相逢，难说尽、别离情绪。思汝，同听者，半宵春雨。

惜黄花：采石

江花红蒨，浪花绿涨，过危矶，忆当年谪仙情况。燕子掠波回，鱼妾随潮长，但系著、几行横网。

骑鲸凄怆，钓鳌疏放。古之人，古之人，祇今安往？带月卧孤篷，酹酒催三桨，也博得、十分酣畅。

青玉案：涂次怀王溯山

梨花寒食春将半，记分袂、溪桥畔。别后顿教春又晚。长堤杨柳，芳洲芝若，绿遍江南岸。

应劳髯叟将余盼，几月游踪似天远。遥忆瑟居情兴懒。一帘烟雨，半炉香雾，坐听流莺啭。

庆清朝：李啸村留饮园亭

雁膳堆盘，龙修满径，尽堪留客舟旋。才通画刺，便教投辖为欢。不用玉船琼爨，清谈挥麈最相关。园亭外，鹁鸪唤雨，声出林端。

多少暮云春树，叹别离踪迹，说也凄然。空廊散锦，还看江月重圆。暗水细流曲径，隔篱新涨一溪烟。空凝思，板桥艇系，红药栏边。

百字令：天宁寺僧舍见青然兄题壁诗

长廊尘黥，是吾家康乐、旧曾题处。一自旁求岩穴里，争说拔茅连茹[兄应博学鸿词科入都，余时亦被荐，故云]。瘦马黄埃，明驼紫陌，挟策长安去。虎羞龙圣，只留贻赠诗句。

追忆春草鸣禽，西堂清旷，终日同挥麈。老大转伤漂泊甚，分手北燕南楚。花雨空祠，江声虚壁，神鬼应呵护。纱笼何日，木兰花正盈树。

桂枝香：望九华

颿颿乍落，见黛色黏天，九峰堪削。铺岸鱼衣如绣，水荇参错。帆回柁转斜阳里，又依然江天寥廓。嵌空石厂，诛茅畦町，簇叉揜桷。

念客里风光不恶。又斗茶时候，红莎绿翦。何日丹炉煅灶，结庐林薄。终南太华都休问，只思寻深洞岩壑。几行沙鸟，几双社燕，几声风鹤。

虞美人：贵池客舍晤管绍姬周怀臣汪荆门姚川怀

几年同作金陵客，古渡寻桃叶。今年作客在池州，买得鲋鱼沽酒共勾留。丝丝梅雨维初夏，煮茗消闲话。端阳节近旅愁牵，孤负秦淮箫鼓拥灯船。

减字木兰花：识舟亭阻风喜遇朱乃吾王道士昆霞

卸帆牕下，一带江城浑似画。羽客凭阑，指点行舟沓霭间。

故人白首，解赠青铜沽浊酒。话别匆匆，万里连樯返照红。

西子妆

蒲剑方交，荷钱乍极，泼眼安榴花吐。画梁元乙恰归来，向湘帘，傍人矜舞。新诗漫与。且邀得，狂朋怪侣。坐绿阴，听蛩蝉声断，迎凉庭宇。羁栖误，三月春光，抛掷如尘土。一帆江上趁潮平，爱河干，午风清暑。旌门幕府，有多少感恩知遇。洗征衫，几阵濯枝骤雨。

高阳台：真州客舍晤团冠霞，以江宾谷手书并新词见示，倚声奉答
柘月初亏，盲风渐紧，扁舟又别江城。雀室潜听，蒲帆趲就秋声。关情只有辞巢燕，怕看他鸠化为鹰。怪兼旬，为踏槐黄，误了鸥盟。

真州老友重相访，示怀中一纸，彩笔纵横。夜掩禅关，剪灯细读，凄清。假饶乐句常连袂，也何须鼓瑟吹笙。尽沉思，爇尽薰炉，沸尽茶铛。

踏莎行：镜芰亭

穷海累臣，上林天子，镜芰亭畔伤心事。霜空木落雁衔书，归期回首初春是。碧草颓垣，紫苔唐肆，濒江吊古堪流涕。祇缘身未到边关，不知洪皓含悲地[郝经元臣，元世祖使经来宋告即位，贾似道留于真州十五年，至元将灭宋始还。经在真州时，以雁系帛书，又常游镜芰亭，作记。宋金华诗曰：木落霜空恁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

水龙吟

木犀香满精庐，晚来受月池光浅。一龛佛火，一炉茶影，一床诗卷。旅鬓迎秋，断魂惊梦，曲阑凭遍。怅才晴又雨，重阳近也，留不住、辞巢燕。

休说琼楼玉宇，尽西河吴刚迷恋。功名尚记，昔年知遇，依然沦贱。北固山明，南泠水美，客怀聊遣。谢多情老衲，军持净洗，把黄华荐。

惜秋华：寓斋菊花红叶为积雨所败伤之

荣露凝脂，看施元的的，脸霞初晕。冷淡幽姿，添他几般丰韵。盲风乍满篱角，黄雀雨惊寒雁阵。霜信。怅离披数枝，闲阶谁问？

爱赏倾新酝。似佳人绝世，翠眉蓬鬓。呈素质、表赋理，香销灯烬。今宵月漏浓云，又尽教，绿遮红衬。休愠。待移栽、胆瓶重认。

水龙吟：自然铛为真州家芰林赋

半升铛里乾坤，问谁巧制同丁缓。香浓圣水，光莹伏火，淡烟徐转。尽日回廊，连宵寒雨，一樽常满。羨奚奴去后，几番沸了，浑不用挥纨扇。

尽解相如消渴，更添他杜康沉湎。花阴径窄，兰舟波净，相携游遍。小病初愈，故人重到，乳花浮盏。待餐来温饼，朱衣拭取，验何郎面。

内家娇：生日作

行年三十九，悬弧日、酌酒泪同倾。叹故国几年，草荒先垄，寄居百里，烟暗台城。空消受，征歌招画舫，赌酒醉旗亭。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

，羞梦公卿。

行吟憔悴久，灵氛告：须历吉日将行。拟向洞庭北渚，湘沅南征。见重华协帝，陈词敷衽；有娥佚女，弭节扬灵。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

文木山房集外诗文三十三篇

石臞诗集序

纤河皎洁，应无不死之丹；缙岭迢遥，讵有返魂之草。由来慧业，定属生天，遂使斯人，永焉辞世。盖镂心呕血，既经抉摘以无馀，而盱眼拗肠，自弃喧嚣而欲去，如草衣朱山人所传汤子石臞其人也。家本通华，才称绮丽。七龄揖客，辨座上之杨梅；五岁摊书，易赋中之《枯树》。兄为灵运，感新句于西堂；弟是少游，寄闲情于下泽。正好邺侯珊架，探来玳瑁千函；常使奉礼锦囊，贮就葡萄一筐。熏炉茗碗，微吟于花明日丽之时；棐几湘帘，晏坐于月白风清之候。赤文绿字，应虎气之难埋；玉轴牙签，有龙宾之常守。胡为邓禹封侯之岁，已弃人间，乃以祢衡被荐之年，遽归泉路。霓旌绛节，邀游于十洲三岛之间；赤鲤青螭，出汉于八石九丹之侧。正使修文座上，得遇颜回；亦令奎宿宫中，相逢苏轼。金茎瑶草，共毛颖以敷荣；玉液琼浆，染酈麋而沾洒。应叹此间之乐，转嗟浩劫之劳。独有故人，难忘往事。倘叩鐶于华屋，定尔销魂；如听笛于邻家，居然流涕。理残编而太息，可泣鬼神；开散帙而校讎，长留天地。竟以寿之剗剗，直可被以管弦。绣列锦铺，护持应多神物；膏残馥剩，沾丐犹及后人。悬以国门，自合不胥而走；肱之篋衍，仍疑破壁以飞。雍正甲寅季秋重九前三日，全椒吴敬梓书于秦淮寓斋。（汤懋绅《石臞诗集》卷首，乾隆刻本）

玉巢诗草序

吾友玉巢大兄，技擅雕龙，梦能吞凤。才情绮丽，人称系出容居；门第通华，学则家传《新咏》。弱龄染翰，搜残玉轴牙签；壮岁操觚，谱就金茎兰畹。杜陵性癖，惟佳句之是耽；奉礼苦吟，纵呕心而奚恤。柳文畅雅音未就，继以击琴；王之涣赌酒方浓，因而画壁。南浮湘汉，探些只之馀音；北走燕云，问悲歌之遗习。虫鱼花鸟，收来斑管居多；风月江山，贮入锦囊不少。羁思旅鬓，何妨重补《四愁》；孤影穷途，直欲高吟《五噫》。二百年竟无此作，亶其然乎；六一公叹能穷人，此之谓也。兹者秋风襆被，匿影僧楼；夜雨芳樽，迟君水阁。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新篇如许，何从重以推敲；近体尤工，宜先付之剗剗。固已含宫嚼徵，清于雏凤之音；更见棘句钩章，大有灵蛇之握。参军、开府，他年与尔细论；白俗、元轻，今日姑应压倒。且同剪烛，仍命开樽。雍正甲寅重阳前三日，全椒同学教弟吴敬梓书于秦淮水亭。（徐紫芝《玉巢诗草》卷首，雍正刻本）

玉剑缘传奇序

君子当悒郁无聊之会，托之于檀板金樽以消其块磊。而南北曲多言男女之私心，雕镂剗刻，畅所欲言，而后丝奋肉飞，令观者惊心骇目。且或因发于一时，感于一事，非可因玉钗挂冠，罗袖拂衣，遂疑宋玉之好色也。吾友蘧门所编《玉剑缘》，述杜生、李氏一笑之缘，其间多所间阻，复有铁汉之侠，鲍母之挚，云娘之放，尽态极妍。至《私盟》一出，几于郑人之音矣。读其词者沁人心脾，不将疑作者为子衿佻达之风乎？然吾友二十年来勤治诸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方立言以垂于后，岂区区于此剧哉！子云“悔其少作”，而吾友尚未即悔者，或以偶发于一时，感于一事，劳我精神，不忍散失。若以此想见李子之风流，则不然不然也。全椒吴敬梓敏轩氏书。（李本宣《玉剑缘传奇》卷首，乾隆刻本）

尚书私学序

往读宾谷《梅鹤》词，诧为白石、玉田嗣响，虽先辈小长芦朱叟亦当却步也。既读君诗，气体温厚，又非词之所能尽。越数年，游扬州过访，叩所著，宾谷逡巡避席言：“年且壮，颇厌薄雕虫技。少日治《尚书》，未究其义，近乃于诸儒注释外，参以己见，成书数卷。固不敢谓立说穷经以公海内，则仅一人之私而已。”敬梓自维学殖荒落，顷始有志《三百篇》。群言泛滥，靡所指归，况在诸经，尤为瞽昧。顾尝考刘歆《七略》曰：“《尚书》直言也。”又曰：“书以决断，断者，义之证。”俗学于经生制举业外，未尝寓目，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一二高明之士，喜持辩论今文、古文之真伪，聚讼无休，究何当于《书》之义理。今读宾谷所著，冥搜博采，盖有神悟焉。夫圣人之经，犹天有日月也。日月照临之下，四时往来，万物化育，各随其形之所附，光华发越，莫不日新月异。学者心思絀绎，义理无穷，经学亦日为阐明。若兢兢乎取先儒之成说而坚守之，失之懦；必力战而胜之，亦失之躁也。昔之说者，谓任章所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萧何引《周书》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疑此即苏秦所读之《阴符》。老氏之言，范蠡、张良之谋，皆出于此。朱子亦云，老子为柱下史，故见此书。其说岂非奇僻？而宾谷生千古后，举《舜典》一“元”字，云已开老氏一家之学，为五千言之权舆。则知老子虽深远，要不外乎经。既而笑曰：“此正余一人之私，盖二十八字先儒久斥以为伪者也。”斯其卓识不在宋儒下盘旋，亦作汉晋诸贤所能笼络。他若辨九族，辨五事，因梦与卜以破后世鬼神荒诞之见，皆足以补注疏所未备，固非词章之士所可及，以之嘉惠来学，揭与日月同行，可也，岂一人之私学乎哉？秦淮寓客弟吴敬梓题。（江昱《尚书私学》卷首，清乾隆刻本。焦循《扬州足征录》第十三卷《榕园丛书》续刻本）

修洁堂集略序

水国斜阳，影乱鸭头之舫；板桥明月，香霏鹊尾之炉。正笙歌鼎沸之场，谁耽寂寞？值罗绮喧阗之窟，且废讴吟。贱子方倚枕以高眠，良友乃款扉而惠问。手持一卷，光逾照乘之珍，篋贮千函，秀夺缥红之色。拂灯展诵，行间则虎仆盘拿；啜茗清吟，字里则龙宾郁崛。具说大纛高牙之上，尽慕奇才；何况谈林翰数之中，咸称畏友。洵人才之极致，命相知以定文。属在老天，为谈往事。钩雨飞兔，扬子云曾是知音；翔鸟驱驴，冯敬通每为嘉叹。英才蹕甚，平原不数祢衡；逸气奔腾，洛下何知贾谊？览庄周之著作，笑其了不异人；闻在思之篇章，诧作此间伧父。既乃笙簧六籍，渔猎百家，偶翻雅舞安歌，即裕经纶以名世；暂造义府理窟，已成醇邃之儒宗。才擅三长，班、马定当却步；文高五色，韩、欧俱在后尘。元、白虽号诗家，久经压倒；屈、宋纵工骚赋，不过衙官。是以赫赫重名，枳棘栖之鸾凤；纷纷诸子，大树撼以虬蟠。快藻鉴之无私，昌黎束带；看赍函之有日，贡禹弹冠。六一公谓能穷人，知其免矣；二百年竟无此作，岂不然乎？仆与宁君，交称密契，昔亲兰臭，今托丝萝，因读名篇，益增馀憾。仆也久荒学殖，兼乏友声。早岁襁褓，已作半枯之叶；频年灯火，终无太喜之花。抱蠹简以闲居，羞见词同衲骆；守芸窗以永日，愁闻文道真猪。《大雅》云亡，百身何赎；古人不作，七圣途迷。观仕进之门，犀皆秃角；问神仙之路，鼠尽拖肠。独寐寤歌，愿言则嚏。何期吾人，具此绝伦超群之才；幸在同时，见斯空古轶今之制。自合悬金于市上，岂宜韞玉于山中。记我谏言，恕予故态。乾隆十有三年五月既望秦淮寓客吴敬梓拜题。（宁楷《修洁堂集略》卷首，清嘉庆间家刊本）

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

蟾魄出林薄（吴培源），板桥烟霭生。水纹冰已泮（吴敬梓），云叶雨初晴。钟阜含轻碧（培源），江潮荡远清。凤楼帘影动（敬梓），鹿苑塔光明。香冷寻梅坞（培源），宵长拥竹罨。灵辰宜刻燕（敬梓），逸兴且骑鲸。节近烧灯市（培源），人游不夜城。莺花摧淑景（敬梓），箫管奏升平。巷足乌衣旧（培源），歌翻《白练》轻。渡寒桃叶去（敬梓），门掩柳枝横。断础缠芳草（培源），丛祠长杜蘅。菜佣犹冶习（敬梓），鞠部按新声。狎客谁江总（培源），佯狂忆步兵。山川留我辈（敬梓），风月自多情。薄宦同樗散（培源），穷途爱采荣。空传贾岛佛（敬梓），谁荐《子虚》名？且约探春侣（培源），相期载酒行。青郊飞布谷（敬梓），绿树听仓庚。放志还舒啸（培源），闲吟喜载赓。今宵浑不寐（敬梓），参昴烂前楹（培源）。（吴培源《会心草堂集》诗四，乾隆初刻本。吴培源为虞博士原型）

老伶行赠七十八叟王宁仲

圣皇峻德如云日，赤雁歌成白麟出。游河巡洛迈唐、虞，御宇升平六十一。乘

與六度幸江南，貝叶三花華蓋含。勾陳列宿湛盧劍，陪輦詞人玳瑁簪。駐蹕金陵佳麗地，舊京凭吊思明季。樂舞雩門祭孝陵，行宮夜半喧歌吹。中有伶工最少年，歌喉百啭聖人前。幽咽如聞隴頭水，嘈切琵琶四十弦。忽然靈威歌天馬，行云自止塵飛下；宮女私驚聲繞梁，侍臣共見顏如赭。君王親顧賜纏頭，中使携來寵渥優。幾日銮輿渡江去，從茲鞠部姓名留。鞠部從茲羨榮遇，秦青、咸黑都相妒；下里喧傳郢市歌，何人敢學邯鄲步。本朝家法重明良，偶爾伶工一擅場，新磨安敢呼天下，幡綽焉能侍上皇。鼎湖龍去曾偷泣，當日御階看鵲立，夢里猶聞天語呼，潦倒梨園自于邑。潦倒梨園五十年，蕭蕭白髮暮江邊，誅茅自構三間屋，種秫新營二頃田。蒔花插竹時酣酒，往事追思曾回首，濃綠參差盼帝梧，嫩黃搖曳瞻堯柳。有時乘興入豪家，忻看綽板間箏琶，不知匿笑緣何事，為道流涎逢麴車。今年城北花朝會，鷗鷺拉沓紛無賴，四座都為失意人，老伶闌入歡聲大。銀燭重燒眼倍明，蹢躅兩足不成行，參這邦老新裝就，緩步氍毹歌一聲。一聲歌罷群稱善，都緣曾侍瑤池宴，似從天上謫人間，屈指流年若飛電。我語老伶聲勿吞，曾受君王賜予恩，才人多少《凌雲賦》，白首何曾獻至尊？酒闌燭跋笙歌歇，行到板橋珍重別，曾見當年歌舞誰，秦淮流水鐘山月！（吳培源《會心草堂集》詩四）

江上阻風同王蔗田李蘧門作

驛路梅花盡，春帆出白門。翻風看社燕，吹浪有江豚。杜若藏篙落，蘆芽護岸痕。停舟尋店舍，沽酒坐黃昏。（陳古漁《所知集初編》卷二，乾隆三十二年刊本）

西湖歸舟有感

滿地霜華滿舵風，桑陰零落稻粱空。濃沾兩袖西湖雨，洒向烟波月色中。（陳古漁《所知集初編》卷二）

金陵景物圖詩〔原題“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癸酉敕封文林郎內閣中書秦淮寓客吳敬梓撰”。陶澍所藏〕

冶城

朝天宮即吳冶城。楊吳時為紫極宮，宋為祥符，尋改天慶。元名玄妙，又升為永壽宮。明洪武十七年重建，后有萬歲亭。凡大朝賀行禮，于此習儀。山門徑道，折而為九，疊拱層檐，樓閣環繞。最后冶城山，相傳為吳王夫差鑄劍處，晉尚書卞壺墓在焉。壺以御蘇峻，偕其二子眡同殉國難。于其所葬之處，官而祀之，以勸後世之為人臣子者，宜也。至今歲時遣官致祭。

冶山幽絕處，烟草卞公祠。庾亮清談日，蘇峻稱兵時。荒城殘日下，大衍野雲垂。至今嚴伏臘，風雨護靈旗。

杏花村

贵池有杏花村，以杜牧“牧童遥指”之句得名也。金陵亦有杏花村，在城中西南隅凤凰台下，无所谓村也。然居民丛集，烟火万家，机杼之声相闻，染练之砧不断，锦绣成坊，足胜杏花春色。又馀地傍城闾者，或为园囿，或种松竹，亦微有城市山林之意。昔亦曾种杏百馀株，以拟佳名。但开谢不常，盛衰迭见，惟因其名以仿佛之云耳。

红雪笼花坞，青烟扑酒帘。茅屋四五家，新葛悬步檐。清旷屏氛杂，稔知非閭閻。但见春骀荡，不见雨兼霰。

燕子矶

观音山东北，一石吐江濱，三面悬壁嵒绝，势欲飞去，则燕子矶也。观音岩怪石礧垂，苍黛参差，上接云霄，而大江自龙江关西来，直过其下。观音阁亦傍岩就江，朱阑凭之瞰江，若在楼船顶上立。行客至此，入观音港，舍舟登岸，即壮缪庙。先至水云亭，入祠，左则大观亭，坐石磴临江已觉苍茫无际。又扪松萝拾级以上，矶巔有小亭名俯江，从石罅下窥，犹见江转矶底。盖至此金陵地脉已尽。其上则采石矶之险，下则金、焦、北固之胜，北趋邗沟，则平衍无山。故北行者多勾留，而南归者至多喜色也。

石戴土山砧，凌空飞燕子。孤根荡地轴，不信深五里。归客一开颜，太息江山美。亭亭阁上松，淼淼岩下水。

谢公墩

金陵有两谢公墩，其一在冶城北与永庆寺南者，乃谢太傅所眺。李白《登谢公墩诗序》云：“此墩即太傅与王右军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者也。”其一在旧内东长安门外铜井庵旁，所谓半山里者。半山寺旧名康乐坊，因康乐孙灵运。今以坊及墩观之，或康乐子孙之所居也。王介甫诗“今日此墩应属我，不应墩姓尚从公”，东坡讥之。考介甫所居即康乐坊，然则“我名公字”、“我屋公墩”之句，乃误以康乐为太傅也。其图灌木蓊翳，左则永庆寺之浮屠矗于林表，盖太白所咏之谢公墩也。永庆寺在玄武桥西，梁永庆公主所建，因以为名。又名白塔寺。

主家布金钱，绀宇因之成。地险人喧少，超然遗世情。别有半山里，地界极分明。直拗笑獾郎，独与昔贤争。

凤凰台

凤凰台以李白之诗而名，共右为凤游寺。初名丛桂庵，明神宗时，焦太史澹园易今名，立石为记。台属寺内，今台所存者培塿，寺亦倾欹极矣。台在花盂冈，城内秦淮、城外护河二水之间。唐升州城尚狭小，此处可凭高眺远，至杨行密恢廓城垣，逾淮水而南，台之风景尽矣，徒以太白诗存其名耳。又台下有阮籍墓，谓明时掘断碑得之。按籍陈留尉氏人，歿于景元四年。后二年魏始禅晋

，又十五年晋平吴，籍始终魏人，固不得葬于吴地。《一统志》记籍墓在尉氏县东四十五里，是其实也。或疑阮孝绪墓。孝绪字士宗，音同而传说焉。其图则因旧志而渲染之。

酒星亦云没，台空凤难驻。荒葛冒修途，崩榛塞广路。如何斲断碑，遽有步兵墓。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

莫愁湖

出三山门外半里许，有莫愁湖，相传妓名莫愁者居此，因以为名。然梁武帝诗云“雒阳女儿名莫愁”，则不应在此。其所以传闻者，以石城二字。按楚有石城，莫愁居之，亦非此石城也。今其地广数顷，水色萦洄，石城横亘于前，江外诸峰，遥相映带。中有梁氏园亭，盛夏轩窗四启，清风徐来，令人忘暑，殊不羡渊明北窗下也。又按湖在前明为徐中山王园，盖与贺鑑后先可媲美云。美人不可见，搔首望天末。蔓草萦裙带，繁华点妆额。遥望风潭清，渐见溪堂豁。野水飞鸳鸯，乔木鸣鸂鶒，当风抚层楹，湖外山一抹。

凭虚阁

登凭虚阁者，所以望后湖也。阁在鸡鸣山极高处，逼近阁下一带，则台城瓴甓犹在，盖千余年物。考华林园、芳乐苑、日观台、永安宫、清暑殿、灵和殿，披香殿、芳乐殿、玉寿殿、五明殿、光华殿、永贤殿、青漆楼、齐云观、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历代踵事增华，皆在台城内。今则一望荒烟蔓草，惟见水光接天，摇荡于高阁疏窗而已。

登高望翠微，空翠湿人衣。怅望台城外，当年立长围。一朝雄图尽，空嗟人事非。山禽犹解语，沙鸟独忘机。怀古有馀情，凭阑逸兴飞。

青溪

过大中桥而北为青溪。按吴赤乌中凿东渠通城北堑，以泄后湖水，其流九曲，达于秦淮。后杨吴筑城断其流，截于通济城，支流与秦淮合。又自通济门纳重译、涧子诸桥水，遂从西北至三山门，复与秦淮合，以达于江。今其河道由潮沟南流入旧内，所过复成桥、西华门、莲花桥、珍珠桥(珍珠桥者，陈后主泛舟遇雨，水生浮沤，宫人指为珍珠，故云)、玄武桥、红桥、竹桥，入濠而绝，所谓青溪一曲也。秦淮水亭相连，笙歌灯火称极盛。路入青溪则两岸皆竹篱茅舍，渔唱樵歌互答于冷烟衰草之外，耕夫扶犁，渔家晒网，昔人拟于苕、霅、潇、湘，犹未足尽焉。

路过白下桥，绿波静如练。林中宿鸟安，桥影行鱼见。旧内水淤滞，断垣藤萝冒。筑城断淮流，怅然思李昇。

雨花台

聚宝山之颠为雨花台，世传梁武帝时云光法师讲经于此，感天雨花。其说甚诞

。盖山产细石如玛瑙，故名为“聚宝”。山麓为梅冈，晋豫章内史梅賾家于冈上，或云营于冈下。出聚宝门二里外，直造其巅，上有方正学、景忠介二先生祠。近台则永宁泉，泉极清冽。茶社酒村皆近泉之左右，游人于此小憩。近年冈下建仓颡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醴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已也。香风吹萎华，烟云笼嵒嶂，缓步上半冈，怀古寻断碣。其旁冢累累，其下藏碧血。柳阴酒旗颺，柳色茶烟结。开冰操棘矢，逐疫持桃茆。都人修礼乐，用以祀仓颡。

琉璃塔

长干寺旧有阿育王塔，历代皆言其中有舍利口爪发各一枚。明永乐中建塔高九级，纯用琉璃为之，凡十六年始毕工，此郡志所载。寺盖自东晋以来名长干，刘宋以后改为天禧，洪武时灾，上命毋救火，俟其焚尽，因建今寺。壮丽甲天下。永乐建塔时，改名报恩。康熙中南巡，御书匾额一级至九级，各因数起义，辉煌天语，至今士民瞻仰焉。

舍利何年置，凌虚到碧霄。春日光晶荧，秋月影动摇。但悟真空相，何虑劫灰烧。香灯仗佛力，庄严托圣朝。

灵谷寺

蒋山之东南独龙阜有禅院，其地去城市更远，二六时中，粥鱼斋钟，开士尤喜栖托于此。旧名道林寺，梁改开善，明洪武初徙山之东偏，改名灵谷。自山门入松径五里乃至寺，其路履之有声，鼓掌则声若弹丝，俗呼“琵琶街”。佛殿不施一木，皆垒甃架洞而成，俗呼“无梁殿”，规制仿佛大内。后有浮图，即梁宝志公幻身，改葬于此。塔前有石泉，僧昙隐所得八功德水也。左梅花坞，寺有明祖御制《大灵谷寺记》。石泉旁有松偃干，明祖月夜曾挂衣于上，虫蚁不生。老僧又传言，寺中馀杏亦为明祖所赏，赐以玉带，至今果核中有围如带。

接竹倒垂松，水滴如石乳，长松间夭桃，带以梅花坞。左侧近长陵，石马蹲宿莽。守陵犹阿监，谁取一抔土。乃知圣明朝，隆礼高千古。

桃叶渡

桃叶，王大令妾，王诗“渡江不用楫”，后人诗亦云“桃叶春深夜渡江”，则其渡宜与江相近，不当在秦淮上。然彼自送其妾耳，何与人事？此处之必用渡而不可以设桥者，则以通济水关天门来水，不设桥以闭塞水道故也。顺治时李某为江宁守，设木桥。康熙癸卯易水为石，以垂永久。又不知废于何时。今则仍木桥，名利涉。图作于康熙丙午年，正有木桥之时。图中仍为问渡之景，绿柳毵毵，画帘隐隐，作二人者立于渡口，舟子操小榜轻摇以至，则王山人所以

存古意也。

花霏白板桥，昔人送归妾。水照倾城面，柳舒含笑靥。邀笛久沉埋，麾扇空浩劫。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

天印山

去都城四十里外有方山，形如方印，故名天印山。秦始皇凿金陵、疏淮水，此山乃凿处也。吴大帝为葛翁立观，齐武帝欲为离宫，其迹皆湮没不可考。《南史》载徐嗣徽兵至秣陵故治，齐人跨淮立栅，度兵夜至方山。周文育等各引还，齐兵自方山进，及倪塘。据此，则方山在六朝时，亦为用兵设险之地。今天下一统，承平已久，图中唯绘采樵者数人相与歌吟其下。

岌嶪仙人馆，支筇口一攀。丁丁伐木声，遥出林薄间。谷深鸠隐蔽，林茂鸟缙蛮。升平化日舒，行歌共开颜。更须携旨酒、桑柘影中还。

观音山

山在观音门外，俯瞰大江。明洪武初即山建观音阁，正德间因阁建寺，赐名弘济，礼部侍郎吕柟为文记之。殿阁皆缘崖构成，危石半空嵌绝壁，上以铁锁穿石，下临江水，如燕怒飞，波涛喷激，历历如画。禅堂亦金碧交错，竹树参差。图中以其半绘大江。由观音山下数十里为乌江，别由三山下二百里为芜湖。九江分道一曰乌江，二曰蚌江，三曰乌土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浮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东会于彭泽，经芜湖名为中江，则此正江流扼要处也。山后石壁方一丈六尺许，有大士像，眉发宛然，不自雕镂而成，亦造物之一奇也。

注湖以漫漭，灌江而瀚沛，滹汙六州域，经营炎景外。山凹架佛堂，彤楼远尘壘。焚香祝奇相，安流永清泰。

幕府山

世传王导从晋元帝渡江，建幕府之所在，因以为山名。按《晋书》帝为琅玕王，与导素相亲善，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晋国既建，以导为丞相，尤见委仗，号为“仲父”。尝从容谓之曰：“卿吾之萧何也。”桓彝过江，与导极谈世事，以为得见管仲，宜其建牙吹角之地，犹足动后人之凭吊也。其山去城西北二十里，周回三十里，高七十丈。山有五峰，峡中有石洞幽邃。中峰有仙人台、虎跑泉。西北峰曰夹萝，亦名翠萝，上有达摩洞。其图皆翫缕可稽云。五峰高以长，石洞带翠萝。沙鸟烟中没，石帆天际过。高才推管仲，重任拟萧何。几时军府地，酣眠让达摩。

乌衣巷

东晋时，乌衣、马粪皆王、谢所居。乌衣巷在城南，有王、谢故居，一堂匾曰“来燕”，久倾圯，马光祖撤而新之。堂后建亭馆。图中所绘浮图兰若，则白

塔寺也。地傍南郊。其浮屠金碧，亦可仿佛长干寺景象。

城南送夕晖，春风燕子飞。言寻王谢宅，闾井生光辉。牛心金样贮，麈尾玉屑霏。广厦久已倾，人往流风微。惟馀旧兰若，茶板出荆扉。

东山

谢安本高隐会稽之东山。及为太傅，从驾南渡，偶步于金陵之土山。后人挹其风流，拟于会稽。土山本无名，今即以小东山为名，与石跪山相望，去城东南四十里。

太傅翼晋室，恬怡见风貌。手持蒲葵扇，都人犹竞效。偶憩林麓间，名山夙所乐。他年屐齿折，淮淝恣腾越。始知赌墅时，雾隐南山豹。

鸡笼山

玄武湖上有林麓曰鸡笼山。齐武帝早游钟山，射雉至此始鸡鸣，因名鸡鸣埭。建寺于山上曰鸡鸣寺，建塔曰普济塔。前明为钦天山，于山巅置仪表以观象纬，为观象台。中叶迁仪器于顺天，此台遂废。台高二十丈，阶级二百馀，始跻其巅。康熙中南巡，御书“旷观”匾额，至今称旷观亭，在山最高处。

射雉鸣鸡处，山形蔚以深。有如纵木座，鼓钹礼鸽王。声华遍海内，毋乃太猖狂。遥指古洞中，此老疲津梁。

太平堤

出太平门外，有长堤，其水则后湖也。一名蒋陵湖，一名玄武湖。湖中洲凡五，前明贮天下图籍于湖中洲地，遂为禁地，灯火不得入。其洲周四十里，鱼虾菱芡之利最多。康熙中百姓纳税于官，湖为民佃。乾隆初，上元令请归官佃，又成禁地矣。

澄澈蒋陵湖，神光似沅澧。弥漫春雨多，极望树如荠。芙蕖红欲然，蒲稗青如洗。步上长堤游，云水飘菰米。

长桥

图中绘一长桥数丈，曰长桥，今无此桥矣。或云余澹心所作《板桥杂记》，即此桥也。考明朝初年设诸楼，贮妓乐其中，教坊司掌之，以延四方游客。来宾楼在聚宝门外驯象街，重译楼与来宾楼对，鹤鸣楼在三山门外，醉仙楼在三山门内，集贤楼在瓦屑坝西，乐民楼在集贤院（疑当作楼）北，轻烟翠柳楼在江东门内，淡粉梅妍与轻烟翠柳对，南市北市在城中武定桥，长桥在其处，所谓“花月春风十四楼”也。或云“十六楼”。今皆毁废无存。

顿老弹琵琶，张奎收洞箫。缕衣去湖湘，垂白犹妖娆。不见朝朝艳，空闻夜夜娇。惟馀淮水月，曾照几春宵。

三宿岩

朱修撰《三宿岩诗序》云：“宋虞允文破金军于采石，回舟系泊于石边，故名

三宿岩。其题名尚存。今建灵石阁于上，为游览之所。江流虽徙，隔于洲外，而嶙峋特立，自是奇观。”据此，则此地在宋时尚为江流所至，今则隔洲愈远，涛声浪击，不到耳边。虽信宿岩中可以漱石，未必枕流矣。

嵯峨灵石阁，传石三宿岩。其上为青鸾，玲珑怪石嵌。昔日涌江涛，岩下落征帆。今日列僧庐，岩下长松杉。

龙江关

龙江关在大江口东南。诸国进贡者梯航数万里，每岁必至，立关于此，以招来之，所以柔远人焉。《郡志》：龙江递运所船水夫，红座船水夫，龙江水马驿，应支银两俱有定额。今客船愈积，所支更增于前。其上税者赴关口。余往来行旅之舟，则有数小舟横截于河道中，一为问其人即鼓棹行矣。图作夜雨之景，亦以状行旅之优游自得，共赏江山之秀丽云。

系缆龙江关，遥望金陵县。关吏不相苦，泉贝每多羨。昨夜东风急，风前翻石燕。沽酒且停桡，坐看烟云变。

钟山

钟山在城东北十五里，两峰挺秀，北一峰最高，其上有一人泉。孙吴时改为蒋山，因蒋侯神也。山为都城屏障，阴阳向背，情态无穷，朝暾暮霭，朱殷掩映。其图尺幅中具有层岩列岫之势。北接雒亭山，明陵在焉。康熙中南巡，悬“治隆唐宋”匾额于殿宇，至今岁时遣官致祭。山上旧传有吴大帝陵，今不可考。

紫气冒碧峰，草木郁葱蒨。千磴挹晴岚，松风满台殿。孙陵莽榛芜，口陵唯永奠。荣光上烛天，宸章万目眴。言寻茱萸坞，云深不可见。策杖下层峦，夕阳山几片。

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

玉门关外狼烽直，毳帐穹庐犄角立。鸣镝声中欲断魂，健儿何处吹羌笛。使君衔命出云中，万里龙堆广漠风。夕阳寒映明驼紫，霜花晓衬罽袍红。顾、陆丹青工藻绩，不画凌烟画边塞。他日携从塞外归，图中宜带风沙态。披图指点到穷发，转使精神同发越，李陵台畔抚残碑，明妃冢上看明月。天恩三载许君还，江南三度繁花殷。繁花殷，芳草歇，蔽芾甘棠勿剪伐。治晚生吴敬梓（卢见曾《出塞图》现藏故宫博物院）

文木山房诗说

孔子删诗

太史公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颖达

曰：“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迂言未可信也。”欧阳修曰：“迂说然也。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也。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馀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

四始六义之说

“四始”、“六义”之说始于《大序》。大序或云作于孔子，或云作于子夏，或云汉儒。古列国之诗，劳人怨女所作，太史采而达之天子。孔子论次，删存三百余篇，自《关雎》至《殷武》，皆可佩以弦歌，见美刺，以裨政教。如谓“四始”独明兴衰之由，将其馀遂无关政教而工歌所不及者乎？《吕氏春秋》曰：孔甲作《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禹娶于涂山，涂山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周昭王将征荆，辛余靡……，实始作为西音。有娥氏二佚女作歌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诗云：“以雅以南。”则《雅》、《南》宜并称。今以二南为风之始，国风置而不论，且雅一也，小雅、大雅分而为二，则南一也，周南、召南诂不可分而为二乎？吕氏先秦，似为可据，既云南、雅、颂，则“六义”之说不应舍《南》而称《风》。孔颖达云“比赋兴原来不分”，则惟有风、雅、颂三诗而已。至《周礼》有六诗之文，始分为六诗。或又云：“比赋兴别为篇卷，孔子始合于风、雅、颂之中。”颖达云：“若然，则离其章句，析其文辞，乐不可歌，文不可诵。”窃意小雅中有近于风者，周南中有近于雅者，豳诗则兼风、雅、颂而有之，或古之太师聆音而知其孰为风，孰为雅，非章句之士拘于卷轴之谓也。至于赋比兴之说，凡举一物者即谓之兴，质言其事则谓之赋，其谓之比者与兴无异。夫赋者，诗之流也。后世之论作赋者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虫鱼花鸟，杂陈其中，无非赋也。是赋可以兼比兴，咏一物，纪一事，而意别有在，亦赋此物赋此事也。必欲分章断句，以为此赋而非比兴，此比兴而非赋，恐作诗者不若是之繁琐也。且于其赋物者谓之兴，乃有时亦谓之赋，何乃自乱其例耶？体物之工，无逾诗人，今悉牵合于兴，其于物情物态转多拘窒不通者矣。圣人之于诗，期适于用。作诗之人所咏在此，所感在彼；读其诗者所闻在彼，所感在此，浸淫于肺腑肌骨之间，而莫可名状。闻男女赠答之言，而感发于朝廷之事；闻花鸟虫鱼之注，而感发于性命之功。故曰“兴于诗”，又曰“不学诗，无以言”。所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者，于诗亦有之。如必循其义例，所言在此，所感即在此，又于其体物之工者，尽牵合于他义，是诗人但能言人之情，而不能言天地万物之情，而诗之为教亦狭矣。朱子不信《序》说，辨之不遗余力，而独于比赋兴则兢兢守其绳墨，若断然不可易者，何也？如“四始”、“六义”之说为说《诗》者必不可

废，则《论语》之言《诗》者，未尝及之；孟子最善于诗，未尝及之；子贡、子夏，孔子所许可与言诗者，未尝及之。自汉以后有是说。欲以得诗之纲领统纪，转于三百篇轳轳决裂，而不免牵扭附会之病。至毛公以“雄雉于飞，差池其羽”为兴卫宣美其衣服以悦妇人，其泥亦太甚矣。信乎，章句之学非圣人意也。

风雅分正变

或曰：“风、雅之分正变也，有之乎？”曰：有。诗之所言夫妇、父子、君臣、昆弟、朋友之事，如夫妇居室为正，则淫奔为变；君明臣良为正，则篡逆为变。孔颖达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安之极也；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乐之至也；民莫不谷，我独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谮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哀之甚也。”然此皆言诗，非言音也。《大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季札观乐曰：“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或古人聆音，必有得其兴亡之故于语言文字之外者，今已失其传，唯子其所陈之美刺求之。则当据一诗而各言其孰为正、孰为变，不当以国次、世次拘也。可美者为正，可刺者为变。则美之者诗之正，刺之者诗之变。如谓其诗虽正，而其音实变，夫孰从聆音而知其故也？汪琬曰：“二南，正风也，然而有《野有死麋》，可不谓之变乎？十三国，变风也，然而《柏舟》之为妇，《淇奥》、《缁衣》之为君，《七月》之陈王业之艰难，可不谓之正乎？《鹿鸣》以下二十二篇，《文王》以下十八篇，皆正雅，然而《常棣》之吊管、蔡，虽谓之变可也。《六月》以下五十八篇，《民劳》以下十三篇，皆变雅，然而《六月》、《车攻》、《崧高》、《烝民》、《常武》诸篇，皆以美宣王之中兴，夫既从而美之，则异于《圻父》、《白驹》之属审矣，虽谓之正亦可也。”余心韪其说而推言之：夫黄帝使素女鼓瑟，帝悲不止，乃破其五十弦而为二十五弦；师旷知南风之不竞；螳螂捕蝉，琴有杀声；山崩钟应；路逢牛铎，识其声为黄钟——凡此皆有声无文，可以占吉凶兴亡之理。天下不乏知音之人，必能辨之，则风、雅之变在音而不在诗。今必断其卷轴，以十三国为变风，以《六月》以下、以《民劳》以下为变雅，而于其中称美之同亦文致其为讥刺，则说《诗》者之过也。至变风之有《豳风》，断不能解以为刺，则云“乱极思治，而以《豳风》终焉。”虽或一道，其说亦牵强矣。古人聆音皆见于几先，不知音而据词以定正变，如后世以唐玄宗“鸾舆出狩”之诗占其所以中兴，以南唐后主“春花秋月”之词为“亡国之音哀以思”，皆事后之论，强作解事，不足据也。

后妃

《关雎》，《序》：“后妃之德。”后，君也。妃，夫人也。盖言君与夫人之

德也。东汉孝明帝《纪》云：“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因举古之贤臣与贤夫人，周人所称，则其为文王太姒可知也。先儒或以为太姒欲得贤辅，或以为宫中之人美太姒而作。要之，“后夫人之行不侔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则以“寤寐”“辗转”为太姒思得苕菜以供宗庙之祭，未为不得诗人之意也。

钟鼓亦房中之乐

《北史》：“隋文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遂言无，房晖远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不得言无。南唐后主立小周后，廷臣疑房中之乐无钟，亦举《关雎》为证。

卷耳

杨慎曰：“予尝爱《荀子》解《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顷筐，易盈也。而不可以贰周行。深得诗人之心矣。《小序》以为‘求贤审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为‘文王朝会征伐而太姒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为托言，亦有病。妇人思夫而陟冈、饮酒、携仆、望矧，虽曰言之，亦伤于大义矣。原诗人之旨，以太姒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冈者，文王陟之也；马玄黄者，文王之马也；仆痛者，文王之仆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忧也。盖身在闺门而思在道途，若后世诗词所谓‘计程今日到梁州’、‘计程应说到常山’之意耳。曾与何仲默说及此，仲默大称赏，以为千古之奇；又语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诗，以之解《诗》，真是枉事，不若直从毛、郑可也。”

画工图雷

王仲任曰：“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于引连鼓，右手推椎，如击之状。”予阅《五经》之图，其图罍正如此。尝谓此异状莫覩，古人不应鄙俚乃尔。后见《博古图》，始知所谓雷者，盖镂为迴文，以其似“雷”字而名也。雷，古雷字，《论衡》又引《礼》曰：“刻尊为雷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为相较轸则鸣。”出入屈伸，正似今之迴文，与《博古图》合。竖儒目不见古器，误人多矣。

桃夭

冯复京曰：“朱《传》宗郑《义》，以《桃夭》为婚姻之候。今俗多用其说。不知毛、郑二义，合之则两得，离之则两偏也。为毛说者，以秋冬为期，《孔子家语》云：‘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农桑起，婚始杀于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时位。’孙卿、韩婴皆曰：‘霜降逆女，冰泮杀止。’董仲舒曰：‘圣人以男女阴阳，其道同类。天道向秋冬而阴气结，向春夏而阴气去。故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杀止，与阴俱近而阳远也。’为郑说者，以

二月为期，《夏小正》曰：二月，‘绥多士女。’绥，安也，冠子娶妇之时也。《月令》：仲春‘祠于高禖。’盖玄鸟生乳之月，以为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阴阳交接之时也。’凡此诸书，皆二家证据，未易评定得失。然郑本据《媒氏》之文，愚请即以《周礼》正之。《周礼·媒氏》云：‘仲春令会男女，奔者不禁，会女之无夫家者。’盖时至仲春，则农桑已兴，婚姻过晚，故不禁奔者。或无夫家，则汲汲然伺而会之，若正为婚姻之时而复不禁奔，则男女必多野合者矣，岂礼也哉！据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杀止’，意谓九月至二月皆可婚也，此近得其实矣。或曰：然则《朱传》以此《桃夭》及‘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仓庚于飞，熠熠其羽’为婚候，又何耶？予按《孔晁》曰：‘女心伤悲，谓蚕事始起，感事而出；熠熠其羽，喻嫁娶盛饰；此篇《桃夭》，以喻女之少壮。’各自有说。且仲春亦可婚，何害其为感时咏事哉。”

汉神

《韩诗章句》曰：“游女，汉神也。言汉神时见，不可求而得之。”《韩诗传》曰：“郑交甫过汉皋，遇二女妖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而怀之，去十步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张衡《南都赋》：“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水经注·方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据此，则《汉广》之诗，祠汉神而作也。“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犹云“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也。“翘翘错薪，言刈其楚”，“刈楚”以秣，犹云“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也。“之子于归”，言神之倏来倏去，犹云“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也。“汉广不可泳，江永不可方”，重叠言之，犹云“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也。江、汉之人，佩文王之德化而不得见文王，因祠汉神以致其缠绵爱慕之意，幽渺恍惚之思，盖《九歌》之滥觞，而后人迎神送神之曲，皆托始于此。想唐人犹能知其源也，谈理之儒必谓江、汉之女被文王之化，变淫乱之俗，男子叹其昔可求而今不可求。曲为之解者，谓男子无犯礼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然不相求。又谓秣马为行亲迎之礼，以娶此女。几经曲折矣，舍《骚》赋而谈《诗》，欲为道学，不知俱堕入俗情也。

父母孔迯

《后汉书》“周磐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盖以《韩诗》解“父母孔迯”为父母迫饥寒之忧，辞家为禄仕故也。意是汝旁之国，有家贫亲老之君子，仕于商纣之朝，知国事之日非，见伐木于汝水之侧者，动良禽择木之思。“君子”，谓文王也。“既见”、“未见”，皆拟议之辞。既知其终不可见，故虽劳苦憔悴，犹

私幸得近其父母，以遂其孝养之愿。而说《诗》者必为妇人，何也？

采纂

《采纂》，夫人亲蚕也。《祭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积，卜三公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遂副帨而受之，因少牢以礼之……及良日，夫人缫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缫，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

申女

申女者，申人之女，既许嫁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氏拒之。夫家讼之于理。《毛传》云：“昏礼财帛，不过五两。”郑《笺》云：“室家不足，谓媒妁之言不和，六礼之来，强委之。”据此，盖两家争讼之辞，非女子自言也。《摽有梅》，女父母择婿之诗，《野有死麋》，女父母恶无礼之作，莫不明白显易。诸儒或以为女子自作，或云诗人探女子之心而为言，纷纷曲为回护，以致作《诗疑》者删去《野有死麋》。以孔子所不敢删者而彼毅然删之，其所由来者渐矣。

群妃御见

方回云：“郑康成谓群妃御见之法：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后反之。苟如此，则王后一月之间不过两御于王。除王后当夕独进之外，其餘则三夫人而一夕。九嫔九御、世妇每九人而一夕。虽金石之躯，不足支也。况古者天子，祭天地、祖宗、社稷、山川、朝日夕月，为礼不一，动辄三日斋七日戒，而可以无夕不御女乎？涪州罗端良谓：‘王之六宫，以象王之六寝，王后之所治。世妇为后之属，实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室，列九嫔之所居。女御为九嫔之属，实分处之。二十七世妇者，先世御女之老而无子者，虽在王后六宫掌事，不在于进御之列。九嫔与九御五日一见，王后无夕不见。五日一洗沐，则一嫔与其御进，四十九日而九嫔九御毕见。一时再见，四时八见，每见则十人共一夕，不如王后一月二十四日见而专其夕也。’此说又通于康成。”

马鹿

《雅翼》云：“古称马之似鹿者，值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绝似马。当解角时，望之无辨。土人谓之马鹿。是知赵高指鹿为马，盖以类尔。

驺囿

欧阳修云：“《召南》，风人美其国君……顺时畋于驺囿之中，蒐索害田之兽。其驺囿之虞官，乃翼驱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发矢而已，不尽

杀也。故诗之首句言田猎之得时，次言君仁而不尽杀，卒叹虞人之得礼。”按《月令》：“田猎，命仆及七驂咸驾。”则虞者，马御也。《舜典》益作“朕虞”，周有山虞、泽虞，大田猎采山泽之野。则虞者，虞人也。故《韩诗》云：“驂虞，天子掌鸟兽官。”贾谊《新书》云“驂者，天子之圉。虞者圉之司兽者也”。据诸儒之言，永叔洵非臆说。

七子之母

“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作《凯风》之诗。”《孟子》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如因淫风流行，背其死夫，弃其生子而思再嫁，谓之“过小”可乎？窃意“不安其室”云者，或因饮食兴居稍不快意，年老妇人未免器凌诟谯。七子故痛自刻责不能善其孝养以慰母耳，未必因思再嫁也。古者女子二十而嫁，已生七子，三年乳哺，至第七子成立之时，母年殆将五十，岂有作半百老嫗而欲执箕帚为新妇者哉！读孝子之诗而诬孝子之母，予心有不忍焉。故立此说以俟后之君子。

简兮

余反复《简兮》之诗，而叹硕人之所见浅也。“士君子得志则大行，不得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鸿飞冥冥，弋人何纂”，何必以仕为？即不得已而仕，抱关击柝可矣，孰迫之而伶官？既俯首于伶官，即当安于龠翟之役，必曲折引伸以自明其所思于庸夫耳目之前，谁其听之耶？《卞和论》云：“兰生幽谷，不以无人不芳。玉产深山，不以无工不良。雕之琢之，取以为器，人之乐，非玉之幸也。和既以玉刖矣，以玉殉可也，以玉隐可也，必涕泣涟洏以自明其为玉，何其愚也！”观此可为诗人进一解。

翟茀

“翟茀以朝”，诸家注皆作车。今按：翟，榆翟也；茀，首饰也。国君夫人翟衣而嫁。兹云“衣锦”者，在途之所服也。“说于农郊”，说《说文》作襜。言庄姜始来，更正衣服于卫近郊，至是翟茀以朝于君耳。“茀”训首饰，见王辅嗣“妇丧其茀”注。

降王为国风

孔子删诗，降“王”为国风，此陋儒之说也。《左传·襄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于鲁，已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得所。今按王风十篇，惟《黍离》似箕子《麦秀》之歌，故以为大夫闵周之作。其他既无宴享聘问之文，亦不见亡国之感，则不过因其地所采之诗，故冠之以“王”，无所谓升降也。

鸡鸣

朱子读《女曰鸡鸣》之诗曰：“此诗意思甚好，读之有不知使人手舞足蹈者。”诸儒所解亦甚多，究未得此诗之妙在何处。窃意此士乃乐天知命而有化及闺房者也。人惟功名富贵之念热于中，则夙兴夜寐，忽然而慷慨自许，忽焉而潦倒自伤。凡琴瑟罇罍，衣裳弓缴，无一而非导欲增悲之具。妻子化之，五花诰、七香车，时时结想于梦魂中，蒿簪綦縠，亦复自顾而伤怀矣。故王章牛衣之泣，泣其贫也，所以终不免于刑戮。即伯鸾之妻，制隐者之服，犹欲立隐之名也。此士与女，岂惟忘其贫，亦未尝有意于隐，遇鳧雁则弋，有酒则饮，御琴瑟则乐，有朋友则相赠。士绝无他日显扬之语以骄其妻，女亦无他日富贵之想以责其夫。优游暇日，乐有馀闲。此惟在三代太和宇宙时，民间或不乏此。而郑当淫靡贪乱之世，乃有此修身齐家之君子。故诗人述其夫妇之私言，佩诸管弦，便可使威凤翱翔而游鱼出听也。比户尽如此士女，倘所谓风动时雍者矣。其所关于人心政治者，岂细故哉！

鸡鸣与丰皆齐诗

子贡《诗传》以《鸡鸣》与《丰》皆齐诗，误入于郑。以为齐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齐人美之，赋《风雨》；公子小白适莒，齐人慕之，赋《丰》。

子矜

《序》曰：“《子矜》，刺学校废也。”孔颖达曰：郑国衰乱，不修学校，学者分散，或去或留。《诗》三章皆陈留者责去者之辞。程子曰：世治，则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于移屏不齿。又礼义廉让之风所渐陶，父兄朋友之义所劝督，故人莫不强于进学。及夫乱世，上不复主其教，则无以率之，风俗杂乱浮偷，父兄所教者趋利，朋友所习者从时，故人情莫不肆情废惰为自弃之人。虽有贤者欲强于学亦岂能也？故悲伤之而已。

野有蔓草

《韩诗外传》：孔子遭齐程本于郯，倾盖而语，顾子路曰：“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对曰：“士不中道相见。”孔子乃咏《野有蔓草》以晓之。则其为贤人君子班荆定交之作无疑也。

魏风

魏为舜、禹之故都。昔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一帝一王俭约之化于时犹存。其地硤确，民贫俗俭，有圣贤之遗风焉。晋献徒欲武与威以临诸侯，竟灭其地而赐毕万。魏以国小兵弱无如之何。斯时魏之君子，岂无如郑所南、谢皋羽其人者，伤心故国形为咏歌？今按其诗：《葛屨》，似恶晋献之褊心不能容诸侯也；《汾沮如》，似言毕万虽美，非我族类也；《园有桃》，所南之“一砺再砺，至于数十砺”也；《陟岵》，蔡子英之歌《七章》也；《十亩之间》，渊明之《归去来》也；《伐檀》，西台痛哭也。

至于《硕鼠》，则恶晋已极，宁适他国，不乐居此。不转瞬间而晋之公族尽矣，献公身没，国乃大乱。则亟亟于灭魏，何为也哉！

角枕锦衾

《正义》曰：《葛生》，“《传》以妇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锦衾则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若得服用，则终常见之，又不得见其衾枕始恨‘独旦’。知其衾枕是有故乃设，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也不过祭祀，故知衾枕，斋乃用之，故云‘斋则角枕锦衾’。夫在之时，用此以斋；今夫既不在，妻将摄祭，其身既斋，因出夫之斋服，故睹之而思夫也。《传》又自明己意以《礼》：夫不在，敛枕篋衾席，羈而藏之。此无故不出夫衾枕，明是斋时所用，是以斋则出角枕锦衾也。”朱子尽去此说，则顾衾枕而思夫，竟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意，似非诗人温厚之旨也。

驷驎

黄幼玄曰：襄公既驱犬戎，遂有西周之地，于是观藪泽于中原漆、沮之间，此《驷驎》所由作也。夫秦受岐、丰八百里之地，不闻延访遗老，讲求政教，而唯田猎是务。所同行者，公之媚子也；所从禽者，猎狗也。以鸾车而载田犬，所尚可知矣。不独此也，鼓瑟鼓簧而云“并坐”，则犹然酋长杂处之习。盖先王之礼乐，至此而荡然矣。观被发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可胜叹哉！

秦人不用周礼

《蒹葭》之诗，《序》以为秦不能用周礼，致知周礼之人，遥遥在水一方，而不知访求。此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乎？徐笔峒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喻秦家肃杀景象也。是时先有避秦者，《秋水篇》其《桃源记》邪？

秦之士贱

冯复京云：“无馥”、“不饱”，简褻极矣，犹徘徊叹息而咏《权舆》，是弹铗而歌之陋习也。秦之士贱，良然。厥后鞅任而法苟，仪相而约乱，睢修睚眦，泽始呻吟。其用秦者皆非士也。《诗》歌《权舆》，吾于其来秦也悲其遇，而犹于其去秦也信其贤。

污泽

魏黄初中，有鹈鹕鸟集灵芝池。《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据此，则马端临所云，魏晋有《左氏》、《国语》、《孟子》书出，学者舍三家诗而从毛氏，此其渊源深矣。惟朱子力辨之。

豳

《豳风·七月》之诗，化工肖物，上下与天地同流，后之君子莫能赞一词矣。

晦翁取王氏之言曰：“仰观日星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仁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飧也节。此《七月》之义也。”《诗弋》曰：“鸟语虫吟，草荣木实，四时成岁，此豳之《五行志》也。衣桑食稻，敬老慈幼，室家敦和，此豳之《礼乐谱》也。染人冰人，狩猎祭飧，邦国秉礼，此豳之《宪章录》也。周公制礼作乐实本于此。”董子曰：“举显忠孝，表异慈爱，所以奉天本也；垦草植谷，开辟以足民衣食，所以奉地本也；明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按庄元年《公羊传》说“筑王姬之馆”云：于“群公子之舍，则以卑矣。”是诸侯之女亦称公子也。《诗》所云“公子同归”者，《豳》之“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兕觥，罚爵也。此无过可罚而云“称彼”，故知举之以誓戒众，使之不违礼。

东山之四章

杨慎曰：《东山》诗，“熠熠”之训为萤火久矣。今《诗疑》见他章有“仓庚于飞，熠熠其羽”，遂以“熠熠”为明貌，而以“宵行”为萤火。固哉，其为《诗》也！古人用字有虚有实，“熠燿”之为萤火，实也；“熠熠”为仓庚之羽，虚也。有一明证可以决其疑：《小雅》“交交桑扈，有莺其领”，与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之领如莺之文，非谓莺即桑扈也。彼谓仓庚之羽如熠熠之明，非谓熠熠即仓庚也。“《诗》无达诂，《易》无达象，《春秋》无达例”，可为知者道耳。

四牡采薇出车杕杜

徐元扈曰：《四牡》、《采薇》、《出车》、《杕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劳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劳忧苦，如何奉公忘私，则下之情未必能尽，而其文亦索然无味矣。今劳其人而反托为其人之言，俱道其明发之怀，伫离之恨，岁月之久，往来之艰，思望之勤，旋归之乐，甚而曰：“将母来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时臣下之隐衷伏虑，毕达于黼坐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腹。盛世君民一体，至于如此！想其至诚所动，真足使人截脰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动天地而感鬼神者，凡以此也。即此可见，诗中托词用意，有入神之妙。如此诸诗，比于正言直述，巧拙之数，岂不相去十倍！所以风人之言，大都托言以见志。如美正刺淫，间或摹画其词，以为惩劝，皆不必正为其人言之也。且《雅》之体，视《国风》为严，王者劳下尚托为其下之言，以拟议情事，感动人心，而《国风》诸诗，《独断》以本文为正，如《行露》、《氓》、《著》之类，皆以为前人所自作，拘之甚矣。如《四牡》、《杕杜》，无《礼经》及《左》、《国》明文可据，其不定为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郑诸儒，虽百口其何辨哉！

伐木

《伐木》之诗，疑春社祀勾龙而作也。《周礼》：司垣氏以木铎修火禁，及改火之候，则伐木以取榆柳。而暖谷春回，正鸟将出谷之时，故以伐木鸟鸣为咏。祭赛之后，继以燕乐，诸父诸舅兄弟朋友皆在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写盛世之风俗，礼让蔼然，足以感后之君子也。汉宣帝五凤二年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其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无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乾糒以愆。’勿行苛政，故饮食燕乐，三百篇屡言之，所以通民之情，使达其和乐之气，以弥灾疫而召嘉祥，非细故也。”《听雨纪谈》曰：“郑康成训‘沽’为榘沽之‘沽’，毛氏《传》谓‘一宿酒曰沽’。盖三代无沽酒者，至汉武帝时方有榘酤，似以‘一宿酒’为是。”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序》主于育才。自毛萇以下，迄唐、宋诸儒无异说，紫阳改为燕饮宾客之诗，不可从也。荀子曰：“《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操舟得人则逸而安，否则，入水必溺矣。”此语特奇。

生刍壹束

东汉徐穉尝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穉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不告姓名。时会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数十人，闻之，疑其穉也。乃选能言语生茅容轻骑追之。及于途，容为设饮，共言稼穡之事。临诀去，谓容曰：“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及林宗有母忧，穉往吊之，置牛刍壹束于庐前而去。众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穉子也。《诗》不云乎：‘生刍壹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据此则此诗之为刺宣王不能留贤者之去，允矣。所谓“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也。

社

冯复京曰：大社，后土也。郑依《孝经纬》，以社为五土之总神，所谓五土者，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也，非《左传》“履后土”之“后土”也。《左传》蔡墨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则后土是官名。句龙配食于社，亦称为社也。祭礼必从稷，以同功均利故也。稷配以柱，商时又易以弃。《礼》有大社，郑云在库门内雉门外之右，即冢土也。王社，先儒或谓建于大社之西，国社、侯社宜亦如之。贾公彦从崔氏之说，谓王社、侯社在藉田内。然历代藉田但祭先农，不闻祭社也。《白虎通》云：“天子之社

，坛方五丈。诸侯半之。其主则石也。其列则社东稷西也。其牲则天子太牢、诸侯少牢也。其祭有三时，仲春命民杜，孟冬大割牲于公社，及《孝经纬》

‘仲秋禋禾，拜社稷’是也。大社、国社有稷，而王社、侯社不置稷者，或为民祈报，或但祭国之土示也。此外又有胜国之社，市中之社。若大夫之社，其大者则二千五百家为之，《周礼》所云州社也。其小则二十五家亦为之，《左传》所云书社、千社也。”又《鼓人》注云：“社祭，祭地祇。”则大地与神州之祇俱蒙社名。故《中庸》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此篇首章云“或耘或耔”，已是夏耘之事。此章云“以社以方”，郑氏以为秋报农夫之庆，以为大蜡劳农。下文祭田祖，郑又以为始耕之事。故严氏定为明年春之事。而下章为成王省耕，朱子又以下章为省耘。予以为一篇之诗，首尾联贯，强分二年，甚为无谓。《月令》：仲夏，“大雩帝……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凡祀五精之帝，必配以五人帝。神龙已配赤嫫怒，若勾芒、蓐收、句龙、后稷之等，举该于百辟卿士内矣。正应经文“祈甘雨”“介黍稷”之事，于义为允。不必有秋报春祈纷纷之说。《礼》：正月“祈谷于上帝”，不闻祈雨也。

辟雍泮宫

杨慎曰：辟雍泮宫，非学名。予于《鲁颂》引戴埴之说而申之既详矣。近又思之，《说文》辟雍作“辟廱”，解云：“廱，墙也。廱，天子享宴辟廱也。”

《鲁诗》解云：“骹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太王宫名也。”以《说文》《鲁诗》之解观之，则于《诗》“镐京辟雍”、“于乐辟雍”之意皆合矣。辟雍为天子学名，泮宫为诸侯学名，自《王制》始有此说。《王制》者，汉文帝时曲儒之笔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学曰辟雍为周之制，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颂》云“于彼西雍”，《考古图》又有胥雍，则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为宫名无疑也。《鲁颂》既曰“泮宫”，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则泮宫者，泮水傍之宫；泮林者，泮水傍之林无疑也。鲁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宫。即使鲁之学在水傍而名泮宫，如《王制》之说，当时天下百二十国之学，岂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宫耶？予又观宋胡致堂云：“《灵台》诗所云‘于乐辟雍’，言鸟兽昆虫各得其所，鼓钟簋业莫不均调。于此所论之事，惟鼓钟而已；于此所乐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声》所谓‘镐京辟雍’，义亦若此而已。且《灵台》之诗，叙池台、苑囿，与民同乐。故以‘矇瞍奏公’终之。胡为剿入学校之可乐与钟鼓喾韵而成文哉？《文王有声》，止于继武功、作丰邑，筑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师，亦无缘遽及学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维辟’，下章曰‘镐京辟雍’，则知辟之为君无疑也。《泮水》诗

言‘鲁侯戾止’，且曰‘于迈’，固宜非在国都之中。且终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献馘献囚，出师征伐，皆于泮宫，乌知泮宫之为学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为一篇之证，则末矣。《王制》起于汉文时，其失已久。后世既立太学，又建辟雍，若有两太学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与予意合，而《说文》、《鲁诗》、戴埴之论，皆可迎刃。特俗见胶滞已久，可与知者道耳。

阳厌

《抑》诗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范王孙曰：“按郑之义，以‘阳厌’为祭末之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考之特牲礼，阴厌尊有玄酒；阳厌纳一尊而已。阴厌备鼎俎，阳厌俎实三个而已。则非徒在祭末，而其礼亦略矣。”朱子云：“独居于室，不主祭言故。”《迺旃琐言》云：“不愧屋漏，犹云不愧暗室。”然孔子云：“当室之白，尊于东房，是谓阳厌。”则屋漏非暗室矣。此《笺》云：“匪隐之处。盖用《仪礼》匪用筵之文。”彼文又云：“佐食、阖牖户，降则室内无人。”故彼注云：“改僎为幽暗。”“有司彻司宫，阖牖户。”注云：“或者神欲幽暗是也。”非以屋漏为暗室也。若《诗》取暗室之义，则宜云“不愧于奥”，不得云“不愧于屋漏”。欲从朱说者，但谓室中虽虚，尚当不愧于东北之隅，理亦自通，何必指明为暗，反孔子之说乎？

彼童而角

“彼童而角，实虹小子”。郑《笺》云：“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与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实溃乱小子之政。天子未除丧，称小子。”朱《传》云：“彼谓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溃乱汝而已。”窃谓二说皆不达《诗》意。人亦称总角，何必牛羊？此只谓总角之童子溃乱而已，犹云犹有童心者也。

魃

《山海经》：黄帝攻蚩尤冀州之野，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说者魃不列祀典，又岁凶杀以为常，故稍秉权，辄大肆惨虐焉。何不为增特祠以稍杀其焰？不知禳灾于赋灾之鬼，如揖盗而求免也；加礼于不礼之神，如对仇而强颜也。独不闻丛，籍神于人，五日而丛枯、七日而从亡乎？故宣王惟号呼于“昊天上帝”“群公先正”，以驱祓之，所以他日于四夷之反侧也，务勤《六月》、《采芑》、《江汉》、《常武》之师，而必不以议和议款遗中国羞，中兴之业已见端于此矣。

时迈

郝经曰：“后王巡守祭告，亦通用《时迈》之诗，故名“肆夏”，取篇末“肆

于时夏”语，即《周礼》“钟师九夏”之一也。《国语》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吕叔玉云：“肆夏，《时迈》也；繁遏，《执竞》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干大位，谓王位也。

太王剪商

胡庭芳曰：“愚读《诗》至太王‘实始剪商’，未尝不慨后之论者皆不能‘不以辞害意’也。何以言之？太王盖当祖甲之时，去高宗、中宗未远也。后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则‘剪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于口，亦决不萌之于心，特以其有贤子圣孙有传立之志，于以望其国祚之绵洪，岂有一毫觊觎之心哉？议者乃谓太王有是心，泰伯不从，遂逃荆蛮，是太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骇世民之言，曾谓太王之贤，反不逮乎？”升庵曰：“此言是矣。但未知《诗》之字误也。按《说文》引《诗》作‘实始戡商’。解云：‘戡，作剪。’且《说文》别有‘剪’字，解云：‘灭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尝灭商乎？改此者必汉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讹耳。许氏曾见古篆文，当得其实。但知‘剪’之为‘戡’，则纷纷之说自可息。若作‘剪’，虽沧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谓古公亶父之贤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祸心乎？”

玄鸟

余读《玄鸟》诗《传》，而叹其诬也。仲春之月，玄鸟至，祈子于高禖，契之母简狄请子有应，诗人因其事而颂之。诗人之辞，兴深意远。若曰仲春之月，祷而生子，斯言为不文矣。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诬，云“玄鸟衔卵，翔水间而坠，简狄取而吞之。”大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云何得衔？即使衔而误坠，未必不碎，尚安得取而吞之哉？盖好奇之过也。后世祖其说，如谓黄帝之生，电虹绕枢；帝俊生十日，傅说为箕星，萧何为昴星，柳敏为柳星，张丽华为张星，以至嫦娥奔月、织女渡河，种种不经之谈，词赋家所艳称，而儒者不道。乃于玄鸟之说则深信而著之于经，何其惑也！按今世俗祈子，祀张仙子二月之朏仙之象，手弓而立，盖取《礼》文“带以弓鞬”之义，高禖废而仙之事举焉，则愈传而事愈误矣。